

通陰

命理師 蘇家綿 一書

一個造命世家的女兒，
從卡陰、通陰陽到修行的
靈界接觸。

靈是什麼模樣？
為什麼會接近我們？
真的有一卡陰嗎？
被附身了，怎麼辦？
神明真的能幫我嗎？
靈界的遊戲規則是什麼？
我要如何拿回命運的主導權？



在那個夢裡，我站在一座橋的前面。一座弧形的跨海大橋。它高聳入雲，約莫數十層樓高，由下往上看似乎沒有盡頭；橋下的海面，湍急的波浪快速地流動，少了月光映照，看起來像一片幽暗死海；四周的景色陰沉，霧濛濛地不見天日，空氣中散佈著灰暗的懸浮微粒；整座橋上擠滿了人潮，不過卻感覺不到一絲氣息，也沒有任何聲響。所有人都要爬上那座橋，但下半身一片模糊。人群不斷前行，沒有人停下來回頭張望。

我總是默默跟著人群走上去，卻輕飄飄地沒有著地的踏實感。每每一翻過那座跨海大橋，人群就會變得稀少，接著就發展出不同的後續夢境，每一次都不大相同。

我曾經進到古時候的大宅裡，和一群人推擠著前進。從長廊一直排到屋子裡，那隊伍在屋子裡彎彎曲曲地繞行著，大排長龍的人們塞滿了整間房子。前進的速度很快速，似乎一眨眼就前進二、三十人。最終，我走到一張桌子面前，一個身穿官服的古人拉著我的左手，往我掌心蓋了個大章，另一個人

瞧著我，然後用毛筆將我的名字寫在他手上的冊子裡，那姿態跟個店裡掌櫃記帳沒兩樣，他臉上還露出開心的微笑。醒來後，我看著自己的左手手掌，思考了許久：「我到底是被做了什麼記號？那個人為什麼要寫下我的名字？」至今我仍無法明瞭。

我也曾走在一片荒地，黃土地上只有稀疏的短草，四周圍不見花鳥樹木，有些人走在我的前方，但見不著前村後院。當我思考著要去哪裡，下一秒就換了場景走在市集上。人來人往很是熱鬧，但依舊沒有半點聲息。有些攤販在賣吃食，大家陸陸續續拿取攤上的食物，沒有付錢，老闆娘也沒有搭理，只是不停地擺好食物。我走上前細看，桌上擺著的水果、魚肉早已發黑發皺，一切都匪夷所思。突然，老闆娘轉過頭來，只見她毫無血色的臉孔，漆黑的大眼朝我瞪視……，夢就醒了。

這些夢境曾經停止一段時間，然而，那一夜之後，我又開始夢見那座跨海大橋。那兒有許多人排著隊不知要去哪裡，他們動作緩慢，似乎有無盡的時間

可以等待。有個女性在我左側領著我，把我帶到一條山路上，我說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她說：「在前面，就在這裡啊。」我往下看，是一片破了洞的舊屋瓦。一轉眼，我們已經站在房子外的門廊，像在等待誰來開門。那門廊是一整排木片雕刻而成，門上頭糊了一層白紙。在等了幾秒之後，有個女人開門探頭出來，好像是要迎接我們，瞧了我一眼就對著我身旁的女人使了使眼色，在我身旁的她便對我說：「這裡不能帶這個喔！」原來我跪坐在地上，大腿跟小腿之間夾了一本平常持誦的紅皮經書《北斗本命延生妙經》，接著我就醒了。

每次入夢，我身旁似乎總有個人領著我。我從來沒有轉過頭去看他的模樣，只是傻傻地，一次又一次地晃蕩遊走。夢裡人們輪廓都不清晰，都不言不語，更沒人和我交談。那裡，就像另一個世界，我猜想或許是陰間，但那座橋或許不是奈何橋，因為我從沒在那兒見過孟婆，也沒見過古書上描述的恐怖地獄。我猜想，那座跨海大橋可能是通往陰間的必經橋樑。然而我明明是個活人，為什麼會一再地去到那裡呢？這些，會不會跟我家的特殊背景有關呢？

原來父親十七歲那年，和好友一同到台北市華西街逛街，在書攤翻閱古書的時候，遇見了一位滿頭白髮但卻神采奕奕的老先生，他向父親推薦了《三命通會》、《窮通寶鑑》、《水鏡神相》、《奇門遁甲》等等命相學理叢書，當時父親覺得那位老先生有一股十分特別的「仙味兒」，他認為這或許是一種機緣，於是對命理產生了興趣。此後，他開始自學命理。

數年後，父親和幾位好友拜見當時創立「中華民國星相學會」的理事長郭海龍先生為師，向郭海龍先生學習道教科儀。當時，郭海龍先生所供養的「嗣漢天師府」^①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先生^②，更將他的道法傳授給父親及其同門師兄弟們，這一連串難能可貴的因緣際會，使得父親和幾位師伯們功力大增。

經過三十多年，父親的聲名享譽海內外，命理學術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階段，不過他仍然不滿足於自身的成就，持續地潛心窮究命理學術，想要突破人類命運天生而定的規則。終於在民國八十二年頓悟，研究出創造人類命運

的學術，並且在多年後將他的學術理論與實際驗證心得，撰文成了《造命金丹》一書。此後的數十年間，父親為了推行造命學術更是付出了巨大的心力，除了花費數千萬元在各界廣宣這珍貴的創新學術，也將學術傳承給我和老哥，以及他的徒子徒孫們。幾千年來無數的命理師當中，父親可以說是對於突破人類命運最有貢獻的一位。

只不過，上述父親的成長歷程與創業事蹟，我都是在成年之後，才慢慢從母親那兒了解到的。小時候，對於父親的豐功偉業我全都不清楚。在我的記憶中，父親總是坐在命理室裡，幫客人論命、收驚，或者獨自坐在命理室裡的椅子上想事情，又或者外出去辦事、應酬，忙碌得很。

從小，同學就會恥笑我：「哈哈，恁叨底算命，算有準免錢，哈哈！」也會有大人用輕蔑的口吻問我：「恁叨底算命喔，啊是有準、還是有準？」每次同學們聊天問起父母親的職業時，我總是帶著一點心虛地回答，我家在算命、收驚，然後接受大家異樣的眼光。而且還真的有同學會問我：「算不準，真的

不用錢嗎？」因此，小時候我對命理沒什麼好感。從幼稚園到國中約莫十年的歲月裡，我跟大家一樣迷星座，甚至同學間流行玩碟仙、筆仙，我也都沒錯過，唯獨就是對算命沒興趣。

當然，除了對父親職業不甚了解之外，也是因為當時的我經常挨揍。因為自幼叛逆的我，總是惹是生非，所以我挨揍的次數還不少，跪算盤、挨衣架子抽打、挨巴掌，都是常有的事。當父親在忙碌的工作之餘，抽空出現在我面前，板起臉孔對我說話時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，就是我做錯事情要被懲罰的時候。因此談到命理，就讓我忙不迭地想逃跑。

和調皮搗蛋的我截然不同，我的老哥從小就被父親認定為必須繼承家業，所以父親對老哥特別嚴格要求，不但要他學習命理學術，還要求他必須閱讀經典古籍以充實自己。某個時期，我時常看見父親押著老哥在命理室裡，質問老哥閱讀的心得與想法，並且不斷地測試老哥的命理學術能力，試圖要把老哥塑造成接班人。我總是在出門時瞧見「老師押學生用功」的畫面，然後我

就光明正大地，一溜煙地跑到外頭去玩。那時我總覺得老哥很淒涼，背負著蘇家的使命。還好他是真心喜歡這門學術，否則應該會發瘋吧。

老哥的數學特別強，在老師的眼中，大學主修數學系的他和數學總是考鴨蛋的我相比，簡直就是天才與白癡的代表。「預測未來」是最吸引老哥學習「子平八字」^③的誘因。喜歡研究分析的他，很早就認為這門學術的價值很高，高中時期就已經開始將心思放在學習命理學術上，一路從玩票性質，到堅信不疑地踏入命理界入行論命。

為了增長專業技能，老哥還拜了師叔劉正宗先生為師，入了「正一法門」^④，在師叔的引導下，依循道教的傳統請求神明收他為徒，因為歸在神明的門下，便能真正地和神明交流，而太白星君^⑤也因此成為老哥靈界的導師。其後，老哥就跟著師叔上山下海，不分晝夜地主持許多法會，悉心地學習道教正統科儀，以及催符、唸咒、指印等等道法。

聽母親說，外公也是修道之人，他有陰陽眼，看得到好兄弟們。母親說，在她國中時期，就經常看見外公幫人「處理」。那時每天都有許多人來找外公幫忙，舉凡小孩受驚嚇的、吃飯卡到魚刺的、睡覺睡不好等等疑難雜症，外公都可以解決。外公都是拿一根火柴棒，直接在盛了陰陽水的碗裡畫符，畫完後就給客人喝下。母親說，印象中外公的「化骨符」特別有效，往往客人喝下後休息一會兒，魚刺就吞下去，不痛了。

母親說，外公過世火化之後，骨灰裡燒出了幾朵彩色的舍利花。外公也曾經託夢告訴她說，他的靈現在在廟裡幫忙，也算是個小神仙了。或許是冥冥中注定，雖然母親沒有跟著外公學習道法，也沒有陰陽眼，但還是走上了這條路。

母親的天資聰穎，與父親結婚以後，便幫著父親招呼客人、處理生活上的大小事。因為和父親形影不離，在日以繼夜聽父親為客人論命半年後，母親便耳濡目染地對命理有了基礎概念。就這樣，她對於八字的學術理論、應用原理、元神強弱，以及五行的生剋制化等等都幾乎熟透了。在嫁給父親不到四

雖然小時候對命理不感興趣，不過身為命理師的女兒，還是有許多福利的。我記得小時候，經常雙眼盯著神壇上又大又甜的紅蘋果流口水。每到年節客人特別多，有算命、收驚的，有些是爸爸的徒弟，有些是大人物。酒、香菸、各種禮盒會把神壇佔滿再堆到地上，神明身上也掛起一片片雲朵般的金牌，大大小小閃亮亮……。

神明身上亮晶晶的鑽飾更是我的最愛，尤其是觀世音菩薩身上有好多美麗的水鑽，我常趁爸媽不在時爬上神壇去摳、摳、摳，菩薩身上的水鑽幾乎都被我挖光了。我也因為好奇位居最上層、最大尊的神明，手上捧著的那本書究竟寫了些什麼，於是逮到機會，在某天爬上神壇，趁著四下無人拿下來一看，結果——竟然一個字都沒有！不過既然都上去了，也就順便把祂另一隻手上的拂塵拿下來把玩，搖頭晃腦地，假裝自己是道士。

或許是惹怒了神明，從小到大我就經常作夢。夢中的我背對著神壇，一轉身就看見身上發出強烈銀白色光的神明們在對話。突然間，他們都會轉向我，

到醫院就診時，醫生一開口就問母親：「不是才剛來看過嗎？怎麼這麼快又來了呢？」母親頓時像個小學生挨老師罵似地，心虛地望向我，用眼神對我說：「妳看看吧，就跟妳說不要來的。」於是我主動向醫生交代了母親的症狀，醫生聽著聽著一副沒什麼關係的樣子，習慣性地拿起聽診器往母親身上一聽，赫然發現母親的心臟跳得很快，他的臉色從不耐煩轉為凝重地說：「妳現在心臟跳得有點快，我先請急診部那邊幫妳把它降下來，妳待會就去掛急診。」他隨手開了張單子，我就帶著母親去急診部報到了。

一到急診部，母親突然就沒有力氣走路，整個人氣喘吁吁地被推了進去，我只能站在門外等候，誰知道推進去沒多久，急診部的醫生又急忙地跑出來要我幫忙監測母親的心跳，當我進去一看，她的心跳每分鐘竟然跳到一百八十多下，整個人十分地虛弱，還一直喘個不停，我詢問醫生她到底是怎麼回事，醫生才告訴我，母親的心臟腫大，壓迫到肺部，現在肺積水很嚴重，需要幫她把水先排出來，否則會導致心臟衰竭。那一整天，我和老哥輪流地在醫院裡照顧母親，一直到晚上，母親才脫離險境。

我一直很慶幸，自己有認真地押著母親去看醫生，我無法想像如果再晚個半天到醫院，她會不會因為心臟衰竭而出事。這有驚無險的經驗，讓我相信，一定是祖師爺或者是哪個善良的靈，在冥冥之中託夢，透過我這個叛逆的小孫女，幫助母親度過難關吧。

【注釋】

①「嗣漢天師府」亦名「大真人府」，位於中國江西省鷹潭貴溪市上清鎮，為歷代張天師的起居和祈神之所。

②張恩溥（1904-1969），字鶴琴，號瑞齡，譜號道生。為天師道第六十二代天師張元旭之長子。1924年，其父去世，即接掌「嗣漢天師府」之玉印、法劍，襲職第六十三代天師。1950年，在台北設置「嗣漢天師府駐台灣辦公處」，創立台灣省道教會，共連任三屆台灣省道教會理事長。

③八字命學始於唐朝時期。唐代的李虛中以年、月、日、時四柱推命。五代的徐子平改以日干為我（日主），查四柱間之五行生剋制化、刑沖會合為推命重點，並發揚光大。當今的八字推命，皆以子平法為正宗，故八字命學又稱為「子平法」或「子平八字學」。

④正一道是宋、元朝形成的道教宗派。正一道奉張天師為首領，以《正一經》為主要經典，道術以畫符唸咒為主，道士一般娶妻生子，不必出家。

⑤太白星君為道教五星君之一，全稱「西方金德太白天皓星君」，簡稱「太白金星」。

只是進到父親的辦公室裡，我就有種莫名的壓力與恐懼感，辦公室裡的燈光十分明亮，但我老覺得某些暗暗的角落隨時會有東西蹦出來。我寧可在外面晃蕩，也不願意獨自待在小房間裡。

某一天，我發高燒，獨自躺在小房間裡熱得發燙，頭上敷著毛巾，頭下枕著冰涼涼的水龜，我像燒開的水壺一樣，從嘴巴呼呼冒著熱氣，很虛弱地半睡半醒著。父親在客廳裡和客人說話。突然間，我的胸口像被大石頭壓住，身體動彈不得，甚至連手指頭都動不了，還聽見旁邊有大人竊笑的聲音。我的眼睛微微睜開，看見三個人影，五官看起來有些模糊，身體的輪廓也不明顯。他們為什麼會在我的房間裡呢？我一直努力地想爬起來，卻被沉沉壓住動彈不得。很想叫父親過來，喉嚨竟然發不出一點聲音。我用力大叫！更用力！再用力！卻只能發出微微的嗚咽聲，根本沒有人會來救我……。最靠近我的那位「叔叔」很樂，一直笑得很開心，沒多久我就難受地暈睡過去，再醒來時他們已經都不見了。

他們說：「妳的一生都刻劃在妳的手掌上。」手上這幾條線，就代表著我的人生？就足以說明我的腦袋聰明還是愚蠢、婚姻幸福還是坎坷、壽命長短？了解一個人應該是要透過實際相處、互動的經驗才對，婚姻幸不幸福也應該是取決於彼此的態度才對，單以掌紋來論斷一個人的品格與未來，這樣對嗎？人的命運，真的是一生下來就注定了？想到這點我就莫名地感到氣憤，如果一切是注定，那我打噴嚏、跌倒也是嗎？這太可笑了，我要走出自己的路！

就在我立下志向要跟命運對槓的同時，我的老哥開始學習命理，準備當接班人了。父親寫的《造命金丹》一書，老哥以學術繼承人的頭銜秀在書上，並且經常和父親出席星相學會、獅子會的活動與筵席。反骨的我，對這些活動沒有一丁點兒興趣，尤其父親總是要求我盛裝出席，不准穿牛仔褲。必須穿裙子或洋裝才得體，這一點令我相當反感，所以我從沒有露臉過。相較於老哥繼承家業的壓力，身為女孩子的我反倒擁有了更自由的意志與空間，堅持信念與宿命論不相往來。

很可惜，這股崇高的信念與鬥志，並沒有得到上天的祝福。歷經連續十二年艱辛坎坷的感情路之後，不但驗證了母親的預言，也讓我深深地體會到「愛丟卡慘死」這句話有多貼切。「幹嘛要有那麼多無謂的堅持？命理學術，或許真的有參考的價值。」從此，我的心中不再排斥這門學術，心血來潮就會問問家裡的「老師」，最近該注意些什麼？尤其是出社會工作之後，對自己工作運與財運感到好奇時，真是深刻體認到當算命仙的小孩有多麼幸福了。

別人的家庭對話是這樣：「女兒啊，妳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嫁出去啊？妳的工作，薪水夠妳吃嗎？」

在我們家則是：「這人可以嫁，約來吃飯吧！妳明年走財、走貴人，不會缺案子的。」我的一生好像在母親的腦子裡攤開成地圖，上面還有路況標示，我的將來她都一清二楚。

某一年，我順口問了母親我的流年運勢如何？母親要我小心車禍，我沒把它

放心上，沒想到，不到一週就發生了車禍。還好我沒受傷，只是摩托車長了幾道刮痕而已。「應該只是巧合吧」，我想。隔年母親又告訴我：「這兩個星期妳要小心車禍。」那時候我每天都騎著心愛的「小白」到中和遠雄工業園區上班，沿路車流量非常大，雖然我都很小心、謹慎，但車禍還是發生了，而且跟別人一點關係都沒有——我的車子突然「撒輪」，連人帶車瞬間滑行出去，還好當時旁邊一輛車都沒有，否則小命休矣。帶著皮肉傷上班的日子，使我覺悟了，只要母親說小心車禍，就乾脆乖乖地坐公車吧，小心為妙。

隻身離家，一段沒神罩的日子

在我的求學生涯裡，母親只有親自接送我一次，也就是上幼稚園的開課當天，隔天上學前打開家門，她問我：「妳記得昨天去上學的路怎麼走嗎？」我答道：「記得。」自此之後，她就讓我自己一個人上下學了。一直到國中畢業後，我就讀復興商工廣告設計科，為了上學方便，免去舟車勞頓，我離開家，在校附近租屋，從找房子簽約、搬家，甚至是組裝書桌等等全都自己來，真正

開始獨立生活的日子，離開了神算與神婆，也離開了家中的神明們。

在八〇年代，復興商工的美工科、廣告設計科是出了名的優秀，學生也出了名的苦，作業不好會被老師打回票重做。由於課業壓力大，我高二那年曾經有學生在學校自殺，大白天的就從頂樓往下跳，「砰」地一聲，震撼了每個學生的心。即便有些人繪聲繪影地述說著在學校見鬼的事，我還是沒日沒夜拚命地作功課，一路也還算平順。

直到高三那年，才體驗到三歲後第二次的鬼壓身。熬夜趕功課後，我元氣大傷。大白天躺在床上睡覺，忽然感覺到東西壓住我，全身動彈不得。我眼睛微張，看見自己的身體和腳，以及周邊的景色，床、牆面、地毯，除了我之外並沒有任何人在那兒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感覺到東西順著我小腿往上摸，一路慢慢地移動到我的胸口與臉頰，我的心裡直發毛——有「東西」摸我！超級噁心的！大概過了三分多鐘後終於能動了，我才驚嚇地坐起來，緊張兮兮地不敢移動，嘴裡不停地唸著「南無觀世音菩薩……」。這次的經驗

我並沒有告訴過任何人，高中生涯裡也沒有再遇過這檔事。

高中畢業後直接工作，我仍舊住外面，整個人大解放。十九歲那年夏天，像要抓住青春的尾巴似的，我經常和朋友到處遊玩，上山下海在所不辭。某日，朋友騎摩托車載我到木柵景美溪邊烤肉，明明早上出門還精神奕奕，但是到了那裡卻渾身不對勁，沒精神也沒胃口，還邊噁心，接著發燒到三十九度半，於是烤肉作罷。回到租屋處，我認為可能是中暑，但是朋友突然告訴我：「妳會不會是被煞到？我們剛剛去烤肉的路上有經過辛亥隧道。」那時，我才知道辛亥隧道之所以出名，是因為隧道上面都是墳墓。於是朋友帶我到關帝廟上香，大約一小時後，我的燒就退了，也不再噁心，我心想：「我什麼藥都沒有吃，真玄。」雖然搞不懂冥冥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是辛亥隧道成了我的黑名單，有好幾年我都不想再經過。

我的租屋處是台北市汀州路上的一間老房子，那是難得一見的二層樓別墅。屋瓦房，一扇破舊的紅色木板大門，房前有棵大樹，大概有七公尺高，把陽

光擋住了，因此房子顯得有些陰暗。為了節省開銷，我住在月租三千元的破舊頂樓，約莫二坪半大的小小雅房當中，和我養的兩隻波斯貓擠在一塊兒。

我的兩隻貓整天在房裡玩耍嬉鬧，有時候還會對著天花板上的老鼠叫，所以老鼠都不會來拜訪我，只會去騷擾左鄰右舍。拜牠們倆所賜，我的房間裡連蟑螂都看不見。當牠們沒日沒夜地玩蟑螂、螞蟥的同時，我也沒日沒夜地工作著。某一天，我半夜騎著摩托車回家，經過汀州路上的國小時，看見了一道快速移動的黑影，消失在校門口的路樹旁。暗忖可能是我盯電腦螢幕太久眼花，我迅速回到家、洗好澡、躺在沙發床上休息，小夜燈照亮了床腳的牆面，貓咪也趴在夜燈旁，睡眼惺忪地看著我……然後，我被壓了！全身癱瘓的我，在心中吶喊：「果然貓不中用哪！主人被壓了妳還睡！」我用力想要唸出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但是就像喉嚨突然縮小了，擠不出聲音來，努力地唸了幾次，竟然連神明也不救我？

我想起了當時非常流行的節目「玫瑰之夜」，我經常又期待又害怕地看著靈

異單元「鬼話連篇」，記得曾經有位通靈人士說過：「遇到鬼時，可以唸六字大明咒『唵嘛呢叭咪吽』。」於是，我唸了。唸到第三個字時，在我的床和小夜燈之間，突然出現了一個女鬼，這是我第一次看得那麼清楚：她的頭髮及肩，半透明的樣子，似乎原本就坐在那裡！現身之後她好像很慌張，用極快的速度站起來想要往前衝，但得穿過我和我的床；她好像想起什麼，急速轉身，反方向衝出了我的視線。她離開之後，我就能動了。見鬼的我驚嚇萬分，起身後不停地唸著六字大明咒。等回過神來比較放鬆後，我忍不住罵了罵貓咪：「竟然不救我！在旁邊看好戲……。」

後來，我向住在附近的閨中密友提起這件事，她告訴我，曾經有個女孩，在國小門前的樹上吊死亡……。我不清楚這是不是真的，也不想去追究真假，只是在心中默想：「為什麼離家之後，老是發生這些怪事？」

沒有想到，之後的發展，竟然變本加厲了起來。

一個女孩子帶著兩隻貓四處流浪，從三千元的雅房住到六千元的套房，然後搬進月租一萬三千元的獨門獨戶套房，空間隨著收入增加變大了，工作量也越來越多，一切似乎漸入佳境。但被鬼壓這件事，卻讓我越來越感到困擾，「六字大明咒」只有那一次有效，後來都起不了作用，連「阿公！快來救我」嘛嘸效，情急之下，有數次我成功地用「國罵」解脫被壓的窘境——「罵髒話」似乎可以提氣，利用自己的怒氣把鬼彈開，人氣比鬼旺，氣夠強，鬼就無法靠近，否則鬼幹嘛總是趁我睡覺才欺壓我呢？

我也遇過很機車的鬼。某次出遊，投宿在花蓮的一家民宿，當天晚上就被壓了。我飆髒話，對方竟然壓我壓得更用力，我渾身乏力，只能投降靜待他離開。所以罵髒話也不是解決之道。漸漸地，平均一個月被鬼壓二到三次，每天入睡前，我都會擔憂「今晚中獎」，然後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蓋上棉被。

由於工作疲累，為了讓眼睛充分休息，我入睡後連小夜燈都不開。況且，即便開了一屋子的燈，鬼也不會對我比較客氣，大白天都照壓，所以我不再那

那些年，我以接設計案為生。努力工作之餘，愛情也有了成果。結婚也是個斷點，徹底改變了我原本的生活作息。原本許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朋友們都羨煞我的自由——時間彈性、收入豐厚，不必每天日晒風吹地去上班，原本我個人也挺享受這一點。然而日夜顛倒的副作用，就是我的體質越來越差，加上因為吃飯時間錯亂，造成我的體質轉寒、手腳冰冷，我的身體在大熱天也不會出汗，更經常會低血壓而爬不起床。不過這一切的壞習慣，結婚之後我都硬著頭皮改了，為了能順利懷孕，我洗心革面，拋棄舊習，迎向陽光。

怪的是，婚後和老公搬進位於新店的小套房，明明身體調養得越來越好，元氣也足，但我幾乎每天被壓床，時間長達一年。最令我害怕的就是明明睡很飽，卻突然很想睡。那股突然襲來的強烈睡意，經常發生在白天，好端端坐在椅子上，眼皮卻沉重地想闔起來，忍不住頭暈腦脹。結果才躺下放鬆八秒鐘左右，我的全身就動彈不得了。被壓時，時空的感覺就像太空人在月球上漫步一樣，極度緩慢，心裡的痛苦與死命掙扎的無力感更加強大。有的時

候，甚至還伴隨著如電影《全面啟動》那樣的多層夢境，夢見自己努力不懈終於掙脫困境，然而回過神來，才發現仍在夢裡。那段時間，我常常分不清楚究竟是在現實還是在作夢，簡直快要得精神病。

婚前，我仰賴行天宮的香灰來一夜好眠。但是我的老公非常愛乾淨，以致於婚後我不敢使用香灰，只能默默承受夜以繼日的折磨。這種情形每天都發生好幾次，甚至掙脫之後又再被壓，讓毫無招架能力的我猶如置身在「無間地獄」②裡。

身心疲累的我，卻因為本性獨立，以及不願讓家人操心，而沒有向家人求助，僅依靠著「網海無涯，萬事一指」即可查的習性，獨自在網路上查詢「被鬼壓」三個字，爬完六百多筆文章之後，只看到不同的觀點傳達出各自的見解，或者令人發毛的經歷。從醫學、從生理、從迷信，與各自的信仰觀念陳述裡，找不到任何我期望的解決方式。最讓我感到奇特的答案，便是「壓久就習慣了」，想必這位苦主也同我一般淒涼。

這一切都發生在同一住所。於是我開始思考，這個靈可能是比我和老公早住進房子的「原住靈」在作祟。不過，這個靈為什麼沒去騷擾我老公？難道以靈界的觀點來看我好欺負？還是我經年累月日夜顛倒、沒命地耗損精力所帶來的副作用？

長夜中的黑影刺客

為了逃離鬼壓床的夢魘，我一直在嘗試各種不會被壓的方法。某一天夜裡，我以側睡的姿勢被壓了，原本我一直以為側睡可以免疫，最終卻還是得到了殘酷的證明，這一招完全無效。努力掙脫被壓的狀態後，我站了起來往廁所門口的方向走去，接著竟然又回到剛才被壓的狀態。那時，我才知道自己作了夢中夢，這種夢我曾經作過許多次，總要掙脫好幾次才能夠「真正醒來」，每掙脫一次就得付出許多力氣，簡直就是在消耗我的精力，讓我在醒來時非常地虛弱……。接著我突然冒出一個想法：「『他』是不是正在我的背後壓著我呢？如果我轉過頭去，會不會瞧見他的模樣呢？」就在那一瞬間，我的

頭頂突然冒出一團黑色氣團，逼近我的臉，就好像「他」被我的想法激怒了，冒出來瞪著我看一般。雖然我並沒有看見一張真實的面孔，只看見一團黑色氣團，但那一瞬間我被嚇醒了！真的醒了。

那次恐怖經驗在我心中埋下了疑問的種子，後來成為因為卡陰而開始修法的我的重要啟蒙。當我又夢見熟悉的跨海大橋時，也冒出在夢中嘗試持唸「金光神咒」③的念頭，進而發覺金光神咒百分之百能夠解開夢境，甚至能夠解開被壓的困境。在我睡覺感覺到有靈體靠近時，意識會清醒過來並且自動發出咒語，接著感覺到一股電流，感覺到有東西被彈開，他們似乎無法靠近我。這一大突破讓我一覺到「天光」，開心地入眠。但好日子過久了，我便也因此而怠惰，疏於修習，一段時日之後，便再次被壓，即使我想要唸出咒語，但卻被好幾股力量用力地壓下來，讓我無法動彈，無法繼續唸咒文。雖然我沒看見靈體，但我極度懷疑他們「呼朋引伴」摺了許多好兄弟來整我！

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就處在這樣的迴圈裡：畫符、持咒而得以排除外靈的侵

擾——失去戒心或者產生惰性沒做功課——再度被壓、被附身、被騷擾後，才開始認真做功課，週而復始地膠著著……

「必須得想辦法跳出這個迴圈。」我想著，萌生了一個念頭：「這些外靈其實也給了我許多了解他們和測試修行成果的機會……。」於是，我一方面懷著恐懼承受著外靈的干擾，一方面也默默地進行著解析與測試，在夢境、在被壓、在被附身時，沒想到因此而有了意外的斬獲：

☆靈從後腦入侵，干擾夢境

那一夜入睡前我感覺到一股很強的靈壓，在房間門口那裡沒有移動過，就像有人不懷好意地盯著我。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直盯著那兒，心中不停默唸著咒文，最後在我忍不住睡意闔上雙眼的剎那，我看見一股黑色氣團從門口瞬間衝到我的後腦勺，吸附在我的後腦上。感覺後腦勺產生一陣麻意後，我便無法動彈。我以為會呈現被壓的狀態，但卻是直沉夢中。在夢裡，有一大

晚上回到旅社又得面臨睡覺的問題，我在心底默默地對他說我不過是個旅人，請求他就讓我好好地睡一晚。但他還是持續騷擾我，雖然不再壓，可我一整晚都感覺得到他——他的存在所帶給我的靈壓，以及他三不五時靠近我，讓我頭暈、全身發麻，這一夜真的很漫長。不過這個經驗讓我更進一步發覺到符令的應用方法。

雖然我以前就曾經嘗試在腦海當中畫符，但從沒有將它應用在被壓的時候，之後我也陸續測試了許多次，驗證到不論是在夢中或者在被壓的狀態都能擺脫，甚至當我感覺到突然襲來的睡意時，我在自己的後腦勺畫上符令，睡意便會全消等等。以意念畫符的成效超乎我的思維邏輯，我發現絕大多數的外靈試過一次就離開了，但較為執念奸巧的靈體，還是會在一旁等候適當的時機。不過，當時我已經感到很滿足了。長久以來我一直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擺脫這些煩人的侵擾，對抗黑影刺客的突襲，我終於嘗試出有效的方式了。

實幹，從挑布、扛布、買副料、跑打版、發打樣、發代工廠，從頭做起，一肩負起行銷與收、送貨的工作，每天蠟燭兩頭燒。做了兩年，我的金錢與體力都不斷地耗損。這時想起母親的告誡，我開始感到擔憂：「我的運，到底會怎麼個不好？何時才能出頭天？」

我更沒有想到的是，在經營服裝事業的日子裡，靈界的干擾竟有增無減。某日，在倉庫打貨單時，我感覺到背後有一點麻麻的，但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我發現一起整貨的店員臉色不太好，她露出有點緊張又害怕的眼神說，她看得「那些東西」，我在打單時，身後有個男的看我正在做些什麼，然後就離開了。原來，這就是被靠近的感覺啊。以前也有過類似的感覺，但是我都沒在意。我沒有陰陽眼，也不會起雞皮疙瘩，原來鬼靠近我時會發麻啊。從那之後到現在，我就依此判斷身旁有沒有好奇鬼或者身旁的鬼凶不凶。

那時為了維繫經銷商，我經常開車往返北、中、南各個經銷點。不知從何時開始，我開車時總覺得眼皮很重，很想把眼睛闔上；再不然就是會覺得頭很

重，忍不住偏向左側微微低頭，更可怕的是還會瞬間沒了魂，不知道自己飛去了哪兒。這樣開車非常危險，萬一魂飛走個三秒，我的方向盤可能就會偏移，瞬間闖入隔壁車道釀成大禍。但為了生意，我只能用力的集中注意力，繼續上路。我一度還以為是月經來前的嗜睡症作祟，才會這樣吧。

管理店務時，我的思路也沒有從前那麼清晰，感覺自己反應變得遲鈍、頭腦變笨，我將這一切都歸咎生了小孩的關係，「每天跟小孩講外星話、玩超級低齡的遊戲，搞到自己也退化了吧」！不過除了生理上的問題之外，我倒也沒有被壓與做夢的問題，就是感覺自己很累、很累，血壓也越來越低，平均低血壓都在四十左右，高血壓也才落在八十五到九十五之間。

正如母親所說的，開店後兩年，我的運勢確實不好，時運勞碌、傷財、事倍功半，而此時世紀金融海嘯更是來勢洶洶，雖然我有心要突破困難，但看著周圍店家一間間倒閉，黃金地段的店面都租不出去，日幣匯率也不斷地攀升，房租卻還要再漲價，高漲的成本已經侵蝕掉我的利潤，更糟糕的是，客

人們的消費緊縮，導致營業額降低三成。於是，我認真地評估了自己的運勢，只有流年行運對我略有幫助，而海嘯餘波未定，世界經濟也並非短時間所能復甦，我只好忍痛斷尾，趁著流年運氣尚可，順利地將一切脫手，結束了辛苦開創的事業。

有了神明的力量，就沒問題了？

結束創業，讓我多出許多時間鑽研父母親辛苦論命的菁華。事業的挫敗讓我開始正視父母親身驗證三、四十年的可貴心得。而當我實際投入後發現，子平八字真的能夠精準地算出每一個人的性格、天賦、姻緣、事業、行運高低，甚至能略知祖上的作為好壞，讓我大幅調整看待命理的心態，開始全神投入，也順利地成為一位命理師。論命的學習很順遂，但即使在把店收了之後，有更多時間修養，卡陰的情況卻沒有因此好轉起來，反而越趨嚴重。

成為命理師後，我曾經在住家附近擺攤論命。某日，有位女士遠遠地走向我

的攤位，不知為何，我竟然心生恐懼，我覺得她的周圍有一大團無形的黑氣，我的心裡吶喊著：「不要過來！」她走到離我攤位約莫兩公尺的距離便停住了腳步，「能不能幫幫我？」她說，我雙眼緊盯著她，緩慢地對她搖搖頭，接著，她便失望地離去了。對於這位女士，我的心裡其實一直有著愧疚，但是當時直覺告訴我，她的四周縈繞著一股可怕的氣場。

不曉得是巧合還是心理作祟，從此之後，我經常感覺到有好兄弟靠近我，而且越來越頻繁，我所認定的「經前嗜睡症」也越來越嚴重，我的精神日益萎靡。我告訴母親這一連串怪異的事，於是母親要我向已經執業數年的老哥借一支令旗，放在家中鎮壓凶神惡煞。

某日在家休息時，感覺到有東西靠近我，讓我產生麻麻的感覺，而且越來越近，讓我越來越麻。我緊張地站起來，想離開對方的存在範圍，但對方快速移動到我的後方，十分挑釁；就這樣變換位置三次之後，我趕快拿起令旗護身，對方才作罷。

當時我真的怕了，心想：「他是衝著我來的。」而且總覺得他不會就這樣放過我。和母親討論之後，她給了我一本經書《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妙經》，交代我由「香讚」、「淨壇讚」、「淨口神咒」、「淨心神咒」唸至「金光神咒」，並告誡我，每天持之以恆的唸下去才能保護自己。尤其是「金光神咒」要經常持唸。我的修行之路也因此展開了。

當我首次在算命攤持咒時，在附近蹣跚的兩隻野狗，竟然不約而同地走到我面前，像雕像般定住，在一旁擺攤五、六年的老闆們都沒見過這種景象，嘖嘖稱奇。那兩隻狗就定在那裡動都沒動一下，持續了十多分鐘，直到有位老婆婆嫌牠們擋路，用雨傘戳了其中一隻的屁股，牠們才小跑步地離開。這件事至今仍令我感到十分玄妙，可惜狗不會說話，我無法得知牠們喜不喜歡聽經咒。

唸咒時我感到很平靜，但是，我沒有修習經咒時，還是會身體發麻，感覺到他故意靠近我，夜裡也開始發夢。我請求老哥幫我收驚，並且取了一張「五

起了變化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那一夜之後，我又開始夢見那座跨海大橋，那兒有許多人排著隊不知要去哪裡，他們的動作都很緩慢，似乎有無盡的時間可以等待。我左側有位女性帶領我，夢見自己被帶到一條山路上，我說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她說：「在前面，就在這裡啊。」我往下看，有一片破了個洞的舊屋瓦，一轉眼，我們已經站在房子外頭的門廊，像在等待誰來開門。那門廊由一整排木片雕刻而成，門的上頭還糊了一層白紙，在等了幾秒鐘之後，有個女人開門探頭出來，好像是要迎接我們，瞧了我一眼就對著我身旁的女性使了眼色，在我身旁的她便對我說：「這裡不能帶這個喔！」原來我跪坐在地上，大腿跟小腿之間夾了一本平常持誦的紅皮經書《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妙經》，接著我就醒了。如果不是那本經書救了我，我的意識可能會進入更深層的障礙，因此，我更不敢鬆懈地每天持誦。

老哥有個林姓朋友，天生就有陰陽眼，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與她會面，期盼

以前祂曾經幫助過我，讓我不受好兄弟欺負，對祂長久以來的照顧十分感激。進行天宮之前，我總會打出幾個隔，雖然不曉得是好還是不好，不論如何，我能做的，除了唸經持咒之外，也就只能仰賴關公爺爺了。基於當時的事態嚴重，我排了三次隊伍，給不同的效勞生收了三次驚，還將護身符過香爐。感覺恍神的狀態改善後，我就坐在神壇右側的椅子上，聽效勞生們唸誦經文，感受到平靜與溫暖。

我很想住進天宮，賴著關公爺爺不走。但日子究竟要過下去，我照常出門去工作。走在習以為常的路段，行動卻變得異常緩慢，兩條腿像綁鉛塊似的，像有一股引力要把我扯下去；有時卻又覺得腳不著地，整个人飄飄然，像在月球漫步。當我想要過馬路時，驚覺自己的腳已經直接跨出去，頭一抬起來發現號誌燈是紅燈，腳步卻停不下來，仍然以極度緩慢的速度前進著。我無法正常的控制自己的肢體，這讓我害怕一個人過馬路，更不敢開車。

不過三天的時間，我的兩眼已經變得呆滯無神，雙頰一抹淡淡的粉紅色消失

無蹤，取而代之的是沒有一絲油光，毫無人味的臉。早晨，面對鏡子裡如黃土般的顏面，我不禁心頭一沉：「這不是我的臉，這根本不是我。」雙眼望出去的感覺變了，並不是景色變得模糊了，而是我的意識，變得經常處於彌留狀態，一切都變得輕浮而不真實。觸覺變得麻痺，全身的毛細孔像是萎縮塞住，呼吸時總感覺胸口有股壓迫感，肩頸與後腦勺感到緊緊、麻麻的，對食物越來越沒有興趣、吃得越來越少，外界的聲音，像是被一道牆給隔絕，聽得見聲音，卻聽不到字義。這種感覺很詭異，我時而存在現實裡，時而又像是在夢中。

每當意志耗弱時，我就會提醒自己：「我必須堅強起來。」不論白天或是睡前，我都會唸經持咒，尤其是加強「金光神咒」的持誦，拚命一次又一次地反覆背誦，詭異的是，一開始總是會吃螺絲，唸不出正確的字句，不但頭昏腦脹，還會打嗝，總要唸足三回以上才會順暢，感到思緒變得清晰起來，但若停止背誦，過沒多久便又會開始精神恍惚，經常不自主地放空看著某一處，而且一放鬆眼神便會歪斜，連頭都會斜一邊，心中還不停地咒罵：「去

死！去死！妳去死！」當時我想：「或許我太晚開始修行，臨時抱佛腳才會抵擋不住『她』猛烈的攻勢吧。」

不想放任意識就這樣地被侵蝕下去，我心中冒出了向家人求助的念頭，但從前我也只是看著父母親替別人處理，自己根本不曾讓他們收驚壓煞過，不了解他們的功力有多深厚，僅只是以女兒的角度，滿腦子想著不能連累家人，害他們遭厲鬼報復。於是堅持獨自承擔的我，開始上網搜尋「卡陰處理」，悶著頭，努力地爬文三天做功課，「一拖拉庫」的資訊又再度讓我陷入網海中。當我看見有人說他不相信鬼神的存在時，真的很為他感到慶幸，慶幸他們這輩子沒遭遇過這種眼不見，卻受其害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困擾。我也一度質疑自己是否有精神疾病，但畢竟我已經真真切切地經歷了太多來自於靈界的干擾，不再只是以肉眼來看這個世界，相信未知的存在，所以在排除精神疾病的說法之後，大致上有三個做法可以供我選擇：

①、唸經迴向。主張這些前來附身的怨靈們，可能是自己的冤親債主，亦

再誠心迴向經文給她？而為了不讓家人操心，我還是要先嘗試用自己能力所及的方式來達到目的。

我當時心想，「玉皇上帝」最大，祂一定能救我脫離魔掌。於是我要老公開車載我去木柵的「指南宮」，並告訴老公：「就算我反悔或失控，也一定要把我拖進去。」我順利地來到祂面前，稟明來意，誠心祈求祂能幫助我。將香插入爐內的一瞬間，被附身的不適感都消失了，都清了，在我體內騷動的邪靈離開了！欣喜無比的我誠心合掌鞠躬，感謝玉皇上帝的幫助後，便愉快的回到溫暖的家。約莫兩、三個小時後，那些被附身的不適感，竟然全都回來了！

我從小到大信奉一句話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神明無時無刻不在看著我們，神明會關照善良的世人，並且處罰那些罪惡深重的人。那為什麼放任惡靈在人間作祟？為什麼看到鬼附身在無辜的人身上，不會主動把鬼抓起來？為什麼眼睜睜地看著人們受苦呢？

題。在他的部落格上還詳述了成功的案例，每一個人都很感激他的幫助。他主張人間已經沒有神明的存在，神明對世人的作為感到絕望痛心，對人性已毫無冀望，祂們早已拋棄世人回到天界去了。現今人間宮廟壇所供奉的全都不是真的神明，而是鬼和動物靈依附在神像上，接受世人的膜拜與供奉。

即使對他的怪異主張感到震驚與疑惑，但我還是期望以他的經驗，一定能夠幫助我徹底解決問題。於是我鼓起勇氣撥了電話，電話那頭是一位聽起來年約五十歲的中年男子，他語調溫和地聽我訴說完概況之後，要求我將身上的護身符，與所有從宮廟求來的東西都丟掉，「不要再去宮廟壇了，那些神明都是假的，妳拜的都是鬼」。他說的這些話語讓我緊繃起來，感到不知所措，接著他要我靜默一會兒，大約一分鐘後，他說：「我剛才已經幫妳處理好了，妳有感覺好一些？」竟然可以透過電話隔空處理？太神了吧！我的心中感到訝異，但說實話，我什麼感覺也沒有，在過去的一分鐘內，我就像是靜止的畫面般毫無動靜，但基於尊重，我客氣地回答他：「好像有一點。」於是他再次叮囑我不要拜神，並說：「若還是復發，妳再與我聯

絡。」這次的求助行動，非但沒有讓我好起來，更讓我感到幻滅與無助，如果世上沒有神，那我還有救嗎？

我拚命地想要找到一絲神明依舊存在的證據，突然間，我想起了關公爺爺，祂也曾經和我一樣是個凡人，死後同為一介鬼魂，但因為祂的正氣凜然、義薄雲天，所以被大家敬奉為神明，並且致力於救世濟人。曾經數次得到祂的幫助與開示，對我來說，祂並不只是一介鬼魂。神明的定義是什麼呢？不就是廣行正道、慈悲憫世、功德齊天的靈嗎？

關公爺爺也放棄了嗎？

第二天晨起時，我感到心臟無力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。強打起精神，我懷抱著一絲希望，再度前往行天宮，去找我最信賴的關公爺爺，跪在祂的面前，雙手合十，誠心誠意地感謝祂數年來的照顧，並祈求他的幫助。我體會到光是唸咒並沒有辦法驅除這個邪靈，她的邪惡力量遠比我的生命力還要強大，

我終將被吞噬，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。但螻蟻尚且偷生，即便到了最後關頭我也不會放棄自己。我將所有希望寄託在關公爺爺身上，擲筊懇求祂是否能夠幫助我度過難關。但筊一落地，卻是陰筊，我的心頭一震，「或許是我問得不夠專心吧」？於是我再祈求了一次，結果還是陰筊，此時我的腦壓不斷升高，心急如焚，想起那天，具有陰陽眼的林小姐所說的話，我問關公爺爺：「她真的是來要命的？」結果擲出了連續三個聖筊，這時我的心已經涼了一半，接著我又再度請求指示：「我會死嗎？」叩、叩、叩，依舊是連續三個聖筊。

在此起彼落的擲筊聲中，在眾多信徒來來去去的神聖殿堂裡，我聽不見任何聲響，也顧不得顏面，我的信心潰堤，眼淚不停地流下雙頰，時而哽咽，時而抽泣，連關公爺爺都不願意幫我了嗎？為什麼？那女鬼又為什麼要我的命呢？我做了什麼招惹到她呢？為什麼……

神明終究拋棄了世人，我的思緒陷入一片渾沌找不到依靠，也無力再作垂死

的掙扎，既然我最信賴的神明都不救我了，那還求什麼呢？放棄了擲筊，放棄了給效勞生收驚，我失魂落魄滿臉愁容地回到家裡。我雙眼紅腫地趴在桌子上不知所措，不時流下難過的淚水，想著：「我的孩子還那麼小，沒有了母親，她們怎麼辦呢？我看不到她們長大了嗎？我的父母，我的老公，他們會有多難過？我要如何跟他們說呢？」

這天晚上，我忍不住打電話給母親，連日來她首次接到我的電話，母親問候我有沒有好一點？我已無法再故作鎮定，一五一十地告訴她我在行天宮得到的指示：「對方是來要命的、我的狀況越來越差、連神明也不幫我，我已經不曉得該怎麼辦？……」我像個脆弱的孩子，陷入絕望悲傷當中，在電話這頭隱隱地哭泣。母親突然強硬了起來！她說：「妳明天就來找我，我幫妳處理！」「可是，她很凶，我怕拖累妳，妳年紀已經這麼大了，心臟又不好。」但是母親很堅定的告訴我：「不會的！妳不用怕她。」

母親的一番話，讓我振作了起來。按照母親的交代，這一夜我依舊乖乖的作

從前母親幫客人們收驚壓煞時，我總是坐在旁邊盯著神壇上的餅乾水果，等著吃，一副天真無邪與我何干的模樣，沒想到，今天竟然輪到我被「處理」。站在母親身旁，當她拈香對神明訴說原委時，我雙手合十，祈求神明能保護我，也保護我的家人，讓他們免於被邪靈騷擾報復。但是一想起這陣子的努力嘗試和一連串的失敗打擊，我很沒用地掉下了眼淚，對於這一場戰役，我心底著實沒有任何信心，我怕死，也怕拖累他們。瞥見我偷偷拭淚的母親，不發一語地繼續唸唸有詞地和神明說著話，接著她要我站好，便開始聚精會神地替天行道。

母親口中唸著不知名的咒語，拿香對著我的頭和身體畫上「九天玄女娘娘壓煞符」，並由我身體的正面到背面來來往往地反覆揮動著，讓香煙裊裊圍繞著我，就好像在淨化我。當母親在我背後畫上五雷符時，我感覺到身體裡的邪魔騷動起來，不過她並沒有完全離開我的身體，我還是可以感覺到那股壓力存在身體裡面，我的五感仍舊模糊，意識也無法集中。

接著，母親將預備好的金紙與蓮花放在門口，再度對著神明敬拜、請求神明協助交涉，並把香夾插上，表示願意燒化金紙與蓮花給她作為供品，接著我們靜待十分鐘，讓神明和邪靈交涉。我坐下來休息，老哥也在一旁陪伴著我。

雖然他們倆都沒有開口說話，但我們彼此都心知肚明，我的狀況很糟，再慢一點就會被邪靈給拖走。靜默的十分鐘過去，母親要我站起來對著門口拜拜，請求邪靈離開我。同時母親走到門口，開始燒起金紙與蓮花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到一陣眩暈噁心，無法控制地晃動了一下，全身就像是被二、三十公斤重的東西壓住般，雙腳沉重而站不住腳，接著就感到體內的氣團移動起來抽離了我的身體，所有的不適感全都消失了！她似乎離開了我的身體，正在門口等著吸收金紙與蓮花，我整個人就像剛開完刀大量失血過的病人，感到虛脫無力、冒出冷汗。

此時，母親又迅速來到我面前，要我在神壇前盤腿打坐，閉上雙眼默唸「金光神咒」，並拿硃砂在我額頭上畫了個符號保護我。這時，冷汗還是涔涔流

娘娘祛煞靈符」，她說：「這樣才能治本。」母親要我透過修法來提升自己的防禦能力，她認為當我修到一個階段之後，就不會再被靈界眾生騷擾了。

母親規定我畫的十二道符，壓在枕頭下，睡覺時我感到特別地安穩，持唸咒文之後，腦中雜亂的思緒也都消失了，整個人都神清氣爽，一覺到天明。

神婆發威一週後，我再度前往老哥家，接受林小姐的體檢。當林小姐看見我時，便露出驚訝的眼神，不可置信我竟然能擺脫惡靈的糾纏，她開心地恭喜我，並鼓勵我，要我遵循母親的引導，繼續修行下去。她告誡我每天都要作功課，千萬不能偷懶。不過，當下我並不清楚她在說什麼，沒有真正了解到她話語中透露出的真意。

我的氣色以及五感，都漸漸地在復原當中，心中也不再浮現悲觀的意念，經過林小姐陰陽眼的確認，對我而言，無疑才是真正地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啊！我以為，只要那位惡靈離開我的身體，所有的一切就會即刻恢復原狀。但我

的氣色仍舊差了一截，臉頰雖然不再像是蒙上一層黃土，但也還沒恢復到紅潤的程度，我的臉色仍然稍稍發白，額頭也還是有些發黑、發青，看起來就像烤壞掉的麵包。

從前，走在路上偶爾會瞥見有些人身上籠罩著一團黑氣，每當遇見那些人時，我都會本能地裝沒事遠遠避開。但是在恢復期間，只要我的眼神一和那些人的眼神對上，就會瞬間眩暈，出現被附身時的那種有點噁心、恍神的感覺。而且怪的是，走在平時習以為常的某些路段時，也會突然感到眩暈，甚至還會覺得有東西穿過我的身體，整個人感到歪斜飄起來。在特定路段反覆發生，重複驗證數次之後，我認為，這些異常的感覺，應該是路上的孤魂野鬼所造成的。在我經過那些路段時，我和他們的靈體可能產生了重疊，所以才會有那些感覺。雖然這和之前被附身時的狀態比起來還算輕微，但我不禁懷疑，我的靈魂是不是受傷了呢？被附身之後，我的體質是不是產生了重大的改變？

的是，打坐前略微恍神的狀態，以及對未知的恐懼，居然都轉為平和，身體也不再發冷，變得暖和起來。

慢慢進入狀況之後，打坐時，在我面前竟然出現了一支令牌，還像似千手觀音的顯像，「不！不要！我不要！」我心裡重複地對著祂說，持續了大約一分半的時間，顯像才消失。

「我哪知道祂是不是真的神？說不定這就是陷阱之一。就算真的是神，我也不想當神明代言人，更不想當乩身。身體是我自己的，神和鬼都不能使用我的身體！」這突如其來的顯像讓我不安了好幾天，拒絕神明的旨意，就會受到懲罰？特殊體質就等於帶天命？就不能照我自己的意志來選擇我的路？除了網路上的說法之外，論命的客人以及周邊的朋友，也有些人說我帶天命，可我認為其實所謂的天命，指的應該是天賦吧，就像每個人的命盤裡都看得出他的天賦，也就是與生俱來的特長。可這並不意味著卡陰就等於特殊體質，特殊體質也並不等於就必須行濟世救人的天命吧！

後來有人告知我，我的主神是千手千眼觀世音佛母，也有人告知我，我的主神是關公，這時候我就很希望自己看得到神明，可以親自跟祂們說：「您的好意我心領了，但我只想當個正常人。」可是神沒見著，卻不斷地有人說風涼話：「妳只是時候未到。」甚至有人說：「妳以後一定也會看得到。」這些話語根本就讓我摸不著邊，或者，大家都只是隨意猜測呢？

據我所知，多數的特殊體質者，幾乎都是不斷地被這樣引誘、威脅、恐嚇著，或者懵懵懂懂地被帶領著走向痛苦深淵，我想這就是所謂的佛考、魔考，以及嚴厲的考驗吧。前方充滿迷霧，我們都必須從四面八方傳來的訊息當中，不斷地端正自己的心態、靠自己的意志去選擇正確的路。我想：「反正不會有人給我一張清單，告訴我佛跟魔究竟會怎麼考我，也不可能會有人跳出來解答我所有的疑惑。」於是，我便不再去理會那些駭人的說法了。

對於修行這件事，我心中一直有個輪廓在，我想像母親那樣去幫助人，雖然看不見靈，也不是乩身，但一樣能幫助眾生，只是很羨慕她的體質和我不可

照。原來我家客廳、命理室的牆面，以及神壇上掛的都是名符！

為了解開靈界眾生的干擾，我開始畫符、修法。可是，難道持唸咒文和畫符就是修行？那麼，到底又要修多久？「修行」這兩個字對我來說實在是有些縹緲、虛幻，雖然我知道了方法，但我不曉得修行的進程有哪些，怎樣又才算「修好了」呢？當我向母親提出疑問時，她回答我：「妳要慢慢來，急不得。」但是母親的回答對於我來說實在是不足夠。

家人當中，只有我卡過陰，他們都無法體會卡陰的感覺。我希望從和我有相似經驗的修行者身上，得知他們寶貴的修行心得，到底會有哪些階段、還有哪些方法，以及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。可惜的是具有陰陽眼的林小姐並沒有修法，母親的回答又是那麼地從容不迫，急於得到解答的我，最終還是上網 Google 了網友分享的經驗，我發現，卡陰經常就是進入修行的前奏。

怎麼說呢？首先，卡陰的人多為特殊體質。由於體質較一般人容易和靈界溝

通訊息，所以經常會被靈界騷擾，必須透過打坐、唸經持咒日積月累地累積自身能量，這部分與我親身的體驗相符合。不過，有部分的修行者主張必須藉此找到自己的「母娘」①或者「主神」②，以此和神明連線。修行得道者，將可以看見一般肉眼所看不見的靈界，擁有陰陽眼或者天眼，甚至他心通等等，能知人所不知，為人所不能為，和神明一起修行，甚或是幫人處理與靈界相關的疑難雜症。

更有人斷言特殊體質的人，均帶有某種天命，是不能違背的。若違背天命、逆天而行會遭受嚴厲的懲罰，在行天命之前勢必要經過許多嚴厲的考驗，人生必須跌到谷底，才能深切體會世人的苦，修行過程中更會經過許多艱難的磨練，諸如佛考、魔考，這一切都是為了最終能夠明心見性，進而為神明與世人服務，服務內容則因個人特質而異，有些人會成為乩童③，有些人可能行醫助人，更有些人可能會成為大企業家或者政治人物，以各自適合的方式，來幫助靈界眾生與世人。

其中，也有人主張人世間的功名利祿都如虛似幻，就如人們所說的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」，所以修行之人應該要將眼光放遠，跳脫世俗的視野，因為修行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濟世救人、領旨辦事而已，而是為了當自己再度回歸靈界時，也就是死後，能夠因為自己一生的作為，與心靈層次的提升、能量的提升而被上界的神明賜予神職，得到果位進而超脫生死輪迴。

不過最讓我認同的一種說法，就是「好好過日子才是修行的不二法門」。不要急於尋找自己的主神，也不必刻意地追求神通和感應，若真的帶有天命，不需要汲汲營營地追求它，時候到了它自然會來找你，在此之前，應該要回歸到真實的生活當中，在其中磨練和體悟，別為了求神通而迷惘、虛擲光陰。

總而言之，正心、正念便是最好的修行。人氣屬陽，鬼氣屬陰，邪靈屬於旺盛的極陰之氣，能與它相抗衡的也就只有旺盛的極陽之氣，而正氣也就是極陽之氣，一個人若秉持著正心、正念，他自然而然地就會散發出旺盛的正氣，鬼當然也就無法靠近他。反之，若是心存邪念，久而久之便會散發出陰

邪之氣，容易被鬼附身，或者利用他的邪念來為所欲為。

靈的模樣

告別被附身的日子，展開修行半年後，某個無聊的下午，我突然想起那陣子所拍的生活照，於是打開電腦檢視那段時期的舊照片檔案。看見自己被附身時毫無人味的臉、空洞的眼神，我的心還是會感到沉重，隱約有個概念，想要找出她的樣子，結果還真的讓我找到了。距離被附身前兩週的檔案裡，有兩張幾乎是同一個角度的照片，都拍到了一模一樣的黑色氣團。然而在外租屋時曾被女鬼壓，那次看見的明明是人的形狀，只不過沒那麼具體，這讓我發覺，鬼並不只有一種形態！

照片裡如泥沼般的黑色氣團，混雜著黑色和非常深的藏青色，直徑大約五十公分，氣團中有一些雜亂的線條，還有一條極為細小的線，從氣團延伸出來，一直到穿過我家落地窗玻璃門縫出去。我心想：「難道還有尾巴嗎？為

什麼會連到外面？」我興奮地叫老公來看。我的老公從來沒被鬼壓過，我曾經問過他：「你相信我說的話？你會不會覺得我是精神病？」他看著我對我說：「我不懂這些，我都沒感覺，但是因為妳相信，所以我相信妳。」現在，我很興奮自己終於可以拿出有力的證據，可是他看了看照片後只淡淡答道：「還好啊。」便留下我一個人獨自「欣賞」。

發現鬼照片誠然值得慶祝，但下一步呢？到底是要留下來當寶，還是刪除它呢？當時我想，應該沒有人會把這種照片留下來當傳家之寶，或者分享給親朋好友觀看，再者，我也不希望這件事衍生出任何的因果關係，所以最後，我還是把它給刪除了，這件事也漸漸地被我淡忘。

修行約一年之後，當我進入宮、廟、壇時，開始會感覺到不同氣場的差異，甚至能感覺得到神明在或不在。經歷了卡陰前，對於神明存在與否的疑惑，我對於神明的真實形象感到好奇起來：「神明身上發著銀白色的光芒嗎？還是像通靈人索非亞④所說的，其實他們都是往生的靈，長相就跟我們一樣，

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呢？」

我詢問了兩位見鬼專家，一位是我多年的好友，另一位是我的小舅，他們兩位都有陰陽眼，和他們開心地暢談彼此的見鬼經驗，真是人生一大樂事，完全不必操心他們會嚇破膽，更不必擔心事後還要替他們收驚。

對於鬼的形態與色彩，他們都和我一樣，大致上都看到過氣團、人形黑影，以及就和人一樣非常具象清晰的這三種形態。不過，對於神明的形態與色彩，他們的實際經驗，就稍稍有些分歧了。根據我的好友所描述，在她的實際經驗當中，她所見到的神明，有黃白色圓形光體，以及人形光暈體這二種形態；但是小舅的說法就有很大的不同，他說他所見到的神明和人沒有什麼差別，並沒有發光。但我們三個都一致認同，黑色氣團是最凶狠邪惡的靈體，小舅還說：「看到卡緊跑！卡袂呼伊害死。」

從一路走來的真實體驗，以及和他人的經驗交流當中，我了解到靈體並不是

孤魂野鬼有時讓人憐惜，有時卻也令人恐懼。這些無人供奉，缺乏能量補給的靈，在「飢餓」時，並不會隨意進到別人家裡去搶食香火，因為靈界的地盤劃分是非常明確不可侵犯的，尤其是已經供奉了祖先或者神明的私宅，想要分一杯羹是非常地困難，他們就和無家可歸的人一樣，有些鬼雖然惶惶度日，但依舊安分守己，只在人們初一十五、逢年過節，或者農曆七月鬼門開時，在人們燒香拜拜、燒金紙時才大肆地吸取能量，但是有些鬼則心懷不軌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，常會為了吸取能量而騷擾人們，或者強行附身，藉機向人們威脅恐嚇、予取予求，甚至食髓知味，一再地故技重施，對人們勒索，而他們最喜歡找的就是「靈感應」強的人，以及能量衰弱的人。

鬼是非物質的能量體，因此也被稱之為「靈」或者「無形」，他們可以明確地分辨每個人本身的能量體的強弱差異。

對於身強體壯，又缺乏靈感應認知的人，鬼的影響力非常低。人氣比鬼旺，氣場強旺的人會讓鬼無法靠近，而缺乏靈感應認知的人，就算鬼努力地想溝通，

人也經常忽略所接受到的靈界訊息與刺激，除非有特別的因果關係，否則很少會成為被騷擾糾纏的目標。相對地，如果本身的靈感應很強，對靈界訊息的接受度不但高又容易緊張焦慮，那就容易成為孤魂野鬼尋找的對象。有些人雖然缺乏靈感應認知，但是在無意間和鬼結下因果，鬼因而停留在身旁等待時機，直到被糾纏者的時運低落——犯沖、剋、煞，造成氣場較差，或者能量衰弱時，鬼才會伺機而動，一步步耗損被糾纏者的精氣神，藉以達到目的。

鬼魂為何找上門

人和鬼之間究竟是如何產生因果的？以我和家人的實際經歷和處理案例的心得，因果關係可以概略分為下列五種：

①、過節：不論是蓄意傷害或者無意冒犯，因為過節所產生的因果關係，鬼都會比較執念，尤其是牽涉到死亡的過節，例如：蓄意殺害他人，或者間接造成他人自殺死亡。這可以說是最麻煩的一種因果關係，由於被害往生的鬼

怨念太重，除非能度化他，否則幾乎是沒有化解的機會，但並不是所有過節都牽涉到生死，大部分的過節其實是禮貌的問題，例如：在路過荒山野嶺時尿急，對著他的地盤「施肥」，或者是隨意批評往生者，對他的態度輕蔑，又或者在搬進新家時，不經知會就沒禮貌地四處撒鹽米，以致於得罪肉眼看不見的孤魂野鬼。

②、需求：鬼和人一樣有許多需求，除了飢餓需要補充能量之外，多數孤魂野鬼同樣想要一個家，因此喜歡聚集在焚燒金紙的場所，喜歡接近會燒金紙的人，而有些鬼為了得到一個有人安穩供奉的牌位，可以不擇手段，矇騙威脅藉以達到目的。

③、情感：孤魂野鬼們也不甘寂寞，有時候當他們遇見喜歡的人，就會靜靜地陪伴在他或她的身旁，這種情感上的附著依賴並不一定會造成威脅，通常他們只是靜默地看著喜歡的人的一舉一動，並不會做出逾矩的事。但最討厭的莫過於歪劣的男鬼，經常會騷擾年輕貌美的女性，也有些鬼會動念想要和

喜歡的人結為連理或者常相廝守，所以偶爾我們會聽聞有人被迫與不相識的鬼冥婚，或者被鬼糾纏逼迫至死。

④、提升：有一部分的孤魂野鬼們很喜歡聽經受教，而生性慈悲的鬼也希望能救世濟人，這部分的孤魂野鬼們喜歡靠近唸經咒的人或者宮廟壇，屬於心懷善念的鬼，但有些鬼會想要升格當神，若是遇見適合的有緣人，他們便會引導共修或者降乩辦事。

⑤、玩樂：這些鬼就是喜歡找樂子，即使你沒招惹他也會自動找上門。只要是他看不順眼的人，沒事就壓壓你或者故意去嚇有陰陽眼的人。對於天生鐵齒四處放話不相信有鬼的人，以及炫耀道法高強的人，他們也會特別關照。這種情形簡直無聊至極，但是真的經常發生，不過他們通常玩玩就走，喜新厭舊，除非人卯起來對抗讓他反感，否則並不會久留。

坊間經常會以冤親債主來統稱纏上人的孤魂野鬼，以致於人們懷疑上輩子做

體，變得無法控制自己的肢體與意識，走起路來浮浮沉沉，思考負面而遲鈍，稍有不慎就容易出事。

那麼要如何檢視自己是否被附身了呢？被附身者一致的症狀為嚴重恍神、意志無法集中，並且在被附身的初期呈現噁心和頭部暈脹的症狀，走路時會感到像在太空漫步般，沒有「踏實感」，但是又會覺得肢體沉重，就像是全身都壓著一層厚重的棉被那樣，無法順暢地運作肢體。而在臉色部分會呈現沒有光澤與氣血的土黃色，眼神呆滯而渙散。

從被附身的瞬間，人和外靈的能量較勁就展開了。只要被附身者的能量夠強，就可以與之抗衡，爭取到對外求助的時間與機會。然而此時若陷入極度恐懼慌張，能量就會大大地減弱，一定要打起精神戰勝恐懼，拿出堅定的意志力和勇氣才是王道。若有嗜睡的症狀也要打起精神來，盡全力讓自己的意識集中，不可以放任萎靡下去，保持正常的飲食與作息，也不可以耽溺在悲觀的思維當中。

重複地持唸「金光神咒」可以保持意識清醒，但是不要妄想靠自己的力量擊退外靈，沒有長遠而正面的修行是不可能有足夠的法力擊退外靈。必須尋求可信任的法門與法師的協助，長期和鬼神打交道的法師們，對於如何和靈界應對進退會比較了解，而且靈感應較強，比較容易接收到鬼神所傳遞的訊息。

在尋求協助時，不要預設立場，自認處理一次就能夠徹底解決。被附身不像受驚嚇，這當中的因果不單純，若是外靈太過執念，當事人可能會被重複地附身或者被持續地跟隨，這和法師的法力無關，而是外靈的執念沒有得到化解。只要確認法師處理過後，當事人的狀況有所改善，就表示確實地受到幫助。即使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和外靈的糾紛，還是要維持自己的能量和心性的平衡，避免用冤冤相報的心態來硬碰硬，保持心性的光明是卡陰者的基本自救法則，有了光明正派的思維，就有足夠的心智能量來支撐自己不陷入困頓。

在無法突破被邪靈附身或者長期被干擾的困境下，有些人會心生怒氣咒罵邪

靈，甚至希望找到大法師來斬殺外靈。這是無意義又造孽的行為，咒罵邪靈只會有反效果，讓外靈更想纏著你。更不該有斬殺外靈的想法，眾生眾靈平等，絕大多數的善神和法師不可能做這樣的事，人殺人都要償罪，殺靈並不能算解決因果的方法。

人一旦被附身，終究要繼續和外靈溝通協調，就像人世當中難免會和他人起摩擦，終究要設法達成共識，完滿地消弭因果。由於外靈所給的訊息通常很少，甚至有欺騙的成分，所以很難理清原因。而且，靈的需求和欲念各自不同，協調方式沒有規則，所以在漫長的過程中一定要有這樣的認知與毅力。

卡陰的狀態排除後，身體通常很虛弱，必須要好好修養。除了正常的飲食與作息之外，還要吃些補氣血的食物，加速精氣神的復原。為了防止再次被其他外靈附身，最好請法師給予護身符或者其他聖物防身，也切忌四處談論被附身的事。在復原之前，要禁止出入醫院或行喪、舉行法事等場所，以免外靈趁虛而入，再次招靈上身。

織一張能量的網

曾經和老公聊到外靈貼近時的感覺，我說：「那就像小時候玩靜電遊戲時，將墊板夾在腋下摩擦後，靠近頭部的感覺一樣，而且外靈靠太近，感覺就會由麻變緊繃。」當時老公抬起頭若有所思地說：「那感覺我也有過，不過就一下子而已。」又有一回，我向老公描述被壓時的狀態，他說：「喔……那我也有過幾次，不多啦，但我覺得沒什麼，過一陣子就可以爬起來啦。」這些話在當時，我聽了只覺得他的神經真的是比電線杆還粗，但是過了一年後的某一天，我突然產生了一個想法，想問周邊的人有沒有相關的經驗或者「感覺」？心想：「有沒有這樣的可能，事實上每個人都能感覺得到外靈，只是他們自己沒有認知，所以才不曉得自己曾經被外靈接觸過呢？」因此我開始詢問周邊的朋友們是否有過以上的經驗，經過我的一番詢問，發現許多人都曾有過相同的經驗，而且這些人的工作都和宗教沒有任何關係。

好奇心使然，我興起了去詢問母親是否也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感覺，母親告

訴我她幫人收驚壓煞時，有時候也會產生麻麻的感覺，有時則是在幫客人收驚壓煞後，當晚睡覺時會感覺到寒冷。除此之外，她也告訴我，她年輕時經常會作一些很恐怖的夢，被那些夢給嚇醒，直到開始畫符持咒一段時間之後就沒有再夢見了。她還說當年在外公發生意外住院時，她曾經和幾個兄弟姊妹們睡在醫院的樓梯間裡守候外公，那一夜她覺得很溫暖，睡得很好，但是隔天早上當她醒來時，卻發現兄弟姊妹們都不見了，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：「睡到半夜好冷，待不下去只好到車上去睡了。」母親認為這一切的改變和差異，都是歸功於修行的關係，所以她認為我繼續修下去一定也可以和她一樣能量越來越強，被外靈干擾的狀況將會大大地改善。

母親的經驗談，澄清了我對她的誤解，長久以來，我一直以為母親並不會感覺到外靈，也不會被外靈干擾，沒想到她不但感覺得到外靈的接觸，甚至也曾經有過被外靈干擾的經驗，只不過她並不以為意罷了，這同時也驗證了我的假設，事實上每個人都能感覺得到外靈，只不過他們自己沒有認知，忽略了那些感覺。

除此之外，在了解母親所說的修行方式是她的親身體驗之後，對於修行我也更加地有信心，不再半信半疑。我被外靈干擾的頻率，也漸進地隨著修行而逐漸降低，我能夠感覺到自己的狀態越來越穩定，但接著便陷入膠著停滯不前的狀態，隱隱地我總覺得自己缺了點什麼，就差那麼一丁點，以致於不夠完整，但我卻想不清那是什麼，雖然我可以自己驅逐外靈，雖然是和母親相同的修行方式，但那感覺就像我和母親兩個人擺出相同的姿勢，氣勢卻有明顯的差異，「究竟是差了什麼呢？」這迫使我想要進一步尋求突破，我問母親：「當妳在畫符和收驚壓煞時，妳有冥想金光嗎？或者妳有注入殺氣想要斬殺那些鬼嗎？」母親回答：「沒有，我就是專心地把符令畫出來而已。」當時的我完全聽不出任何值得參考的點，在毫無頭緒的情況下，這問題也就被我擱置了許久。

直到某一日，我重新思索母親和我自己的經驗作為分析，試圖透過抽絲剝繭找出更多值得參考的資訊，想著「透過修行使得能量變強就足以抵禦外靈」，也就代表著「能量就是抵禦外靈的關鍵」，於是在腦海中搜尋起過

去的記憶，想起小時候被鬼壓時，我正發著高燒，十分地虛弱。而高中離家後被鬼壓之前一陣子，也曾經數日熬夜不眠不休地趕著學校作業，再想起出社會一連串耗損自己精力，將近十多年沒日沒夜地工作的經驗，在那段漫長的歲月裡，我的精神不濟以及被鬼壓的次數，確實是跟著越發嚴重，這些親身體驗不得不說服了我，「能量的耗損流失是抵禦力變弱的關鍵原因之一」，就像許多人在重病後或者臨死前幾週開始看得見外靈，很可能就是因為能量過低的關係。

接著我的腦海中閃過一個畫面，我想起夢中的神明，思索著：「神明那強大的白光力量，到底是哪兒來的？」我得出一個想法，那可能是強大的意志力所產生的精神能量，但是，「到底是什麼樣的意志能夠產生那麼大的精神能量呢？超過意志的等級，比意志更為強烈，那應該就是——信念，那就像是信念匯聚，甚至強化所產生的力量。」繼續思考「信念」的脈絡，我發覺身邊具有信念的人，多數都是有信仰的人，這些人有的信仰宗教因而產生信念，有些人則是信奉人生哲理而產生信念。仔細地分析，進一步發覺，信念

的首要條件是相信認同而沒有質疑，當認同的意志越堅強，它就能形成一股力量，驅使人們依照自己的信念去行事，甚至將信念推廣出去。它能夠變成一股強大的支撐力，讓人們有勇氣去面對所遭遇的困境，使得人們的心不容易恐懼，所以信念應是非物質的強大精神能量。

我一直認為，畫符持咒算是尋求外力，也就是藉神明的能量來幫助自己對抗外靈、穩定心緒，這樣的修行方式快速有效，而且因為有依靠，所以我的精神不至於無助而被擊潰，但這不完全是我想要的修行方式，我必須要使得自己能夠產生強大的能量才行。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，為了突破自己的瓶頸，「如何提升能量」這件事情就佔據了我的腦海，綜合了所有可參考的正負面心得，我逐漸地相信要靠提升自己的能量來對抗外靈，就必須「強化身體的機能以及精神力」，而肉身的氣血順暢，也能相對地提升精神力的質量。有了具體的新方向，於是我便開始著手進行，朝著這兩個層面去調整自己的狀態。

在強化身體能量方面，我試圖要把十多年耗損掉的能量重新培養起來，開始注重自己的飲食，三餐正常營養均衡，也會偶爾吃些補氣的食材，並且開始運動我的身體，可是卻突然發覺自己怎麼動都不會流汗，這讓我感到困惑，我想可能是因為長年缺乏運動，我的氣滯鬱多年的關係，我想或許可以朝氣功或者太極拳來著手幫助自己調息運氣，於是選購了李章智老師的《太極樂慢活》一書，因為這本書就只有太極拳當中八式教學，對新手來說比較容易入門。但是一開始練習後，就覺得自己真是個「肉腳」，站樁五秒鐘就開始感到兩腿痠痛，十秒鐘便不支倒地，變換動作時關節還會發出喀啦喀啦的摩擦聲，就像機器用了多年沒上油的那種卡卡的摩擦感，每天勤加練習兩星期之後，手腳關節以及腰頸背部感覺都變得順暢許多，動作熟練之後開始隨著動作運氣，才終於出了汗，持續每日練習二個月後大大改善了我長年手腳冰冷的問題，也使得我的精神越來越好。

於此同時，由於經歷了許多和靈界的接觸，我開始改變自己對外靈的觀點，不再把他們當成恐怖的鬼，而是把他們當成「前輩」或者「祖先」來看待，

③、修行不等於通靈、開天眼、他心通、靈魂出竅。許多法門都會崇尚神通與靈通，將修行定義為「看見或者接觸到靈界的神明」，但是這點我並不認同，因為即使練就特異功能，也只是增加技能而已，看見神明並不代表自己就能夠成為神明，和神明對話也不代表就可以得到神力。然而在這樣的一個修行過程當中，卻使得修行的定義被窄化，容易讓人充滿幻想卻迷失了心智，反而抓不到修行的真義。

④、認清通靈的後果與危險性：許多人對於通靈心存幻想，於是一心追求，但是見鬼神並不是人人所能承受的事。再者，鬼神所給予的啟示與預言往往會造成嚴重的心理負擔，讓自己的思維產生困擾，更遑論被壞心眼的靈給矇騙算計，除非確定自己能夠接受看得見鬼神、能分辨鬼神，也能將一切所見所聞統統歸於平靜，否則不要輕易嘗試通靈。

⑤、讓心中充滿光明：即便大家見到神明都會有所感動或者榮耀，但我們所追求的修行，應該是心性上的崇高與實際作為的正派和執行力，是寬容、智

感應。仔細思考以往的經驗，你是否曾經感覺到房間的某個角落裡暗暗的，感到渾身不自在，似乎有某種東西在看著你？或者你曾經在晚上就寢時遲遲無法入睡，明明已經很累，但就是怎麼也睡不著？凌晨三點多時，你會不會自動醒來，陷入難以入眠的狀態？

在我首次意識到當鬼靠近我，身體會產生麻麻的感覺時，我也發現到，這些感覺在很久之前就曾經發生過。這些輕微的靈感應，我相信許多人都曾經有過，只是不自覺而已。

當夜裡無法入睡，又或者自動在半夜三點起床，很有可能是因為感覺到靈壓，也就是因為一直感覺到靈體在周邊看著我們，所以很本能的會無法放鬆入睡。就像進到公共場合吃飯，明明視角沒有交集，卻會不自覺地抬起頭，望向某個正在看著你的人，這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靈感應。靈感應其實經常出現在我們生活當中，像我在撰寫這本書時，偶爾也會感覺到靈體靠近，似乎對我在做些什麼，寫些什麼感到好奇。

輕微的靈感應並不會對我們造成傷害，他們多數只是路過，或者短暫停留，大多與我們保持著距離，但若是和外靈距離太近，被依附或者附身，我們的身體和思想、情緒、五感都會因此而被影響。譬如，身體半側突然發麻、頭暈、耳鳴，表示有外靈靠近，或者進入我們的軀體；若肩頸感覺到沉重，就表示有外靈依附在我們的背後；而後背部中央感到麻麻緊緊，或者有點刺刺的，表示有外靈想要進入我們的身體；萬一身體感覺到搖晃，飄飄然，眼睛不自主地會歪斜，如果有一瞬間會產生以上這些症狀，則表示已經被外靈入侵。一旦被外靈入侵，體能、情緒都會有很大的變化，無法正常控制自己的肢體，以致於行動遲鈍，甚至出現情緒失控，造成口出惡言、憂鬱、躁鬱等情形，嚴重者甚至會產生輕生的念頭。

不論你的靈感應是強還是弱，都不需要感到害怕，整天疑神疑鬼地緊張兮兮只是擾亂自己而已，即便偶爾有些輕微的靈感應，也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，因為採取行動，意味著建立彼此的關係，不論是友好或者敵對，都有著一定的風險，除非你經驗老到，深諳如何與靈界眾生應對之道，否則不

有一陣子，在自家作功課時，我開始覺得有一股靈壓在旁邊，像是有無形的觀眾在看著我做功課，不過我想既然他沒有來騷擾我，我也不必去在意他，但是接連三天，在我要開始打坐，一合掌時，身體便抖動了一下，第一天只是感覺到手掌有輕微的抖動，我還以為是錯覺，第二天又來一次，第三天竟然整個身體搖動起來，就像地震一樣，所以我開始思考，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？會是外靈入侵嗎？想了半天，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答案的，於是我跳脫它，告訴自己重點不在「為什麼」，而是「我不想」。我不想抖動，管它是神來鬼去，還是神去鬼來，這些都不是我要的，所以我決定專注在不要讓自己抖動這件事。

於是第四天，我集中精神，在合掌時那一瞬間，有一點點要抖動的感覺，我硬是把它給壓制住了。那天晚上，當我躺在床上準備睡覺時，有一個聲音在我的右耳說：「玄天老母。」我在心裡生氣地回了他一句：「母你個頭，我要睡覺了！」蓋上我的棉被，迅速地進入夢鄉，然後，我作了一個夢。在朱紅色的神壇上，有個披著彩繡神衣的靈，他站在神壇的最上層挾持著王禪老

祖，用威嚇的口氣對著我說：「不拜我，就把祂給推下去！」一邊說還一邊作勢強壓著王禪老祖要把祂給推下去。

夢醒了之後，我稍稍思考了一下，最近修行時所感覺到的那股靈壓，以及身體抖動的這件事，於是我決定去給天生就有陰陽眼的林小姐鑑定一下，看是不是有哪個鬼在騷擾我，順便也問問她我的靈魂有沒有穩定一些？

在和林小姐碰面之後，她告訴我：「妳進步了許多，不過還差一點，妳要繼續修。還有一件事，有一個靈說，想要跟著妳修行。」得到了林小姐的鑑定，我很高興自己真的有進步，而不單單是我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也進一步確認了我的修行方式是有效的，我對母親說：「沒退步，就是有進步；有進步，那就更好了。」而對於她說有靈要和我共修的這件事，我雖然一點都不感到意外，卻十分地抗拒。再度到新莊娘家的神壇練功時，我向王禪老祖稟告我修行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神通或者通靈，而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外靈的干擾，這是我的人生、我的身體，我拒絕和任何外靈共修，請王禪老祖幫我

向那位外靈轉達我的意念。

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放棄，還是經常在我刷牙、睡覺時，讓我感覺到他的存在，為此，我調整了自己的修行方式，在家修法時只在心中默唸經咒，其餘的功課全都留待有空到娘家時才作，畢竟我自己的家裡並沒有安神明，若是外靈帶著執念不請自來也是很傷腦筋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也在心裡告訴那位外靈，靈修不該只是修法，如果那位不知名的靈，只顧著自己的執念，一心想強迫我和他共修，那麼他也不可能提升到更高的層次。就這樣一方面勸說他，一方面持續地練功，沒多久，就感覺不到那股靈壓了。

這算是我第一次親身體會到修行的潛在危險，想起夢中那位穿著彩繡神衣的靈挾持著王禪老祖的畫面，我不禁會想，還好他用了我最討厭的方式來要脅我，讓我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反感，否則我很可能會浪費許多時間去猜想他到底是神還是鬼，是好還是壞，為了一個來路不明的靈而陷入迷思。他讓我了解靈界有許多冒牌貨，他們不只會冒充別人的親人，還會冒充神明，隨

他們的鬼故事真實精采，可以講上三天三夜，但他們不會隨意談論鬼事。即使談論，他們會隨時注意周遭的聽眾是不是善類，而且避免碰觸敏感的話題。因為見多識廣，而且都曾經死裡逃生，所以他們清楚，什麼樣的場合不該說什麼話，沒有必要為了滿足聽眾的好奇心，擾亂了自己的安寧。他們並非不怕鬼，只是比較清楚哪些鬼惡意深重，若不是為了摯愛的親朋好友，他們不會輕易地鋌而走險。

比起鬼，他們更敬畏神，神明幫助他們排除和靈界所產生的糾紛，神明也代表著至高的權力與強大的法力。但是，若神明提出的要求與回報，是他們不願意付出的，他們能拒絕嗎？

我認識另外兩位不是與生俱來的通靈人士，他們是被神明選上了，無力抗拒只好接受事實。其中一位李小姐，在二十五歲的某一天早晨醒來，突然開了眼，看得見靈界眾生。她看見過世多年的外婆，抱怨牌位與神桌安置得不好；走到客廳，一看見神明就淚流滿面，神明要她辦事，還讓她跳起舞來。

每天晚上都有鬼對她說話，她驚嚇不已卻沒有人能解救她。起初的三年，她承受著極大的痛苦，沒有人或神教導她處理靈界的問題，只好一路跌跌撞撞辛苦地摸索。當她知道親人有難時，默默地替對方承受，因而發生過三次災難，雖然幸運地死裡逃生，卻雙腿癱瘓、時而癲癇，至今仍舊為了治療而不斷地手術與試藥。

另一位是五十好幾的張先生，當他準備含飴弄孫、好好享受人生的時候，有位神明希望他協助救世濟人，索取供奉與安身之處，還要他當乩身。張先生無法控制地起乩，和朋友聚會喝酒聊天時、在博物館看展覽時、在半夜三更時，把親友們給嚇光了，也讓老婆感到心疼。為了怕觸怒神明，張家人兩年來遵照神明的指示四處走香火，四處出巡招集兵將；接著又有一位神明想加入陣營，希望被供奉。神明們希望有一間廟可以方便服務更多的信徒，但蓋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張家人也照辦了，陸續籌資。

張太太問我：「這樣到底對不對？這一切都不是我們想要的。」我心目中的

了，因為懷孕婦女的氣場特別強、特別清亮，她們的臉龐像是有微微閃亮的水霧氣光暈縈繞著。正確來說，「敏感體質者」可以感覺到靈界的能量體，以及能量體所散發出的氣場，屬於靈感應較強的人。

一般人對靈界一無所知，很容易忽略自己的靈感應，除非遇上靈界眾生觸發，靈感應才會覺醒。當你開始注意到靈界所傳遞的訊息，或者發現自己對靈界比一般人還要敏感的時候，也就是靈感應覺醒的時候了。不論此時的心態是喜是悲，想要修行與否，修行之路都已經悄悄的開始了。因為，「和靈界互動的經驗累積」就是修行的過程之一；「將經驗與心得作為未來和靈界互動的修正基準」，也是修行法理應用的表現之一。例如：參加葬禮後頭暈噁心不舒服，此後連續幾晚睡覺時都被託夢；懷疑自己被好兄弟給纏上，決定去找法師收驚壓煞試試看；收驚壓煞後回家當晚，就全身舒暢一覺到天亮；此後，只要靠近醫院、喪場，人就會莫名地頭暈噁心起來，開始懷疑自己是敏感體質，決定再也不參加喪事，或者去醫院前一定要戴平安符護身……。以上行為，就是根據靈感應覺醒後的經驗累積，得出了行為修正法

則。這一連串事件與因應法則的產生，就已經開始「本能的修行」了。

靈感應一旦覺醒後，人就不可能再和從前一樣地無感與無知了。隨著對靈界的認知和體驗越來越深入，許多人會因為無法調適而感到痛苦，甚至將靈感應視為困擾，希望能找到方法拋棄它。但這份與生俱來的天賦是無法拋棄的，所以敏感體質者最終都會被迫接受事實。為了降低靈界的影響，敏感體質者往往由「修法」與「自修」兩條路分別展開進階修行。選擇修法的人，會開始投入各個宗教法門，或許學習各個宗師的法理來度化眾靈，或許像我一樣學習法術來保護自己。選擇自修的人，只在遭遇困境時，才會尋求外力來排解狀況。不論如何選修，隨著時間的進程，兩條修行路都會持續地遭遇考驗，經常要面對未曾接觸過的突發狀況，然後戰戰兢兢地處理選擇與誘惑。

然而，敏感體質者的修行路上，究竟有哪些考驗？考驗又是怎麼來的呢？

鬼神對於靈感應未開化的人起不了作用，但是敏感體質者卻可以明確地辨別

到鬼神存在，所以鬼神都會自動找上門來。考驗，就是這麼來的。鬼神都有各自的企圖，因此，伴隨著靈界的觸發，敏感體質者都將憑著各自的意念，持續地鍛鍊自己和靈界的平衡能力，以及增強對氣場的辨識能力。在這些過程裡，會持續遭遇問題、解決問題，漸漸地懂得分辨靈界能量的清與濁，進而了解神和鬼的氣場差異；所以常有人形容，這些考驗就是「佛考」與「魔考」。事實上，只要是靈感應所引發的遭遇和發動的意念，都稱之為「考驗」。

不論是佛考、魔考、錢考、權力考，這些琳琅滿目的考題，考的都是人的「正念」和一顆「平常心」。人就做人，靈就好好的做靈，千萬不可人靈不分，逾越了界線。在修行的過程中，修行者就像走鋼索的人，不只要保持自己的平衡，還得練就到即使有魔球砸過來，都能夠怡然自得。如果對靈界過度依賴，就會導致失衡嚐到苦果；如果對靈界怒氣相向，同樣沒有好下場。例如，因為靈感應強而動起歪腦筋，想要學習法術賺取高額的酬金；或急著短時間內成為大法師，遇見外靈時黑白不分，誤入魔道和邪靈共事；或處理

不當而招惹了許多怨靈，導致眾多怨靈纏身，最終身敗名裂衰事連連，邪靈也棄之而去，最後只有獨自面對困境自食惡果。

法理和法術，都是維持秩序的力量，都可以作為提升心念與處理靈界糾紛的工具。譬如當心念變得沮喪偏頗時，透過閱讀經咒法典，可以緩和情緒、回復正念。而學習法術，可以保護自己與他人免於被靈界干擾。但是法理和法術同樣可以使人墮落，迷失在得到的力量當中。譬如外靈只是碰巧經過讓人產生了感應，或者有事相求才來找你，結果你卻強拿符令來壓制，因此結了仇，或者錯傷自己的祖先反而鑄下大錯。咒語和符令之所以會有法力，都是召喚神明得來的，主要來自於靈界高等能量體的神力。所以，要審慎地使用法術，不要自恃道行高超，誤人誤己。

除此之外，敏感體質者很容易在不當的修行方式當中給自己製造危險。有些人對於靈動或者靈魂出竅感到神奇因而非常執迷，經常神遊太虛，這樣等同是開放自己的軀體，引誘外靈前來共修或者附身，讓自己陷入危險當中。在

③、尋求幫手：不要單獨處理和外靈的糾紛，要尋求可信任的公正人士協助。不論是請求對方給予建議，或者單純讓對方知道你的情形，總之，不要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。

④、決定處理的意向，著手進行：在客觀的評估後，要理性地決定處理，不論是給予外靈的需求或是與他進一步交涉，切記不要未經警告就對外靈施以傷害性的法術，硬碰硬絕對不會有好結果。

⑤、觀察外靈的反應，評估下一個步驟：處理過後，要仔細觀察自己和周遭的人是否還有被外靈騷擾的跡象。如果有的話，就要再思考後續的對策，不可失去理智開始怪罪神明、怪罪他人，或者心生怨氣。

⑥、記取經驗：對敏感體質者來說，仔細地思考和外靈互動經驗的缺失、記憶和外靈接觸時的感覺和周遭氣場的細微變化，十分地重要。這些經驗可以作為未來處理外靈時的參考，對於提升靈感應的敏銳度也很有幫助。

最後，還是要再叮嚀大家，眾生、眾靈都是自然的存在，不應該心存消滅對方的意圖。敏感體質者該修的，就是和眾生、眾靈共存。在靈感應覺醒的初期，敏感體質者對於靈界一無所知，很容易在心態上有所偏頗，產生過度恐懼或者憤怒的情緒；另一方面，靈界眾生經常會主動騷擾，所以敏感體質者必須學會保護自己；經過漫長的經驗累積和心理調整後，一旦敏感體質者練就心性平衡通達，達到無懼無怒的心態，就能不再輕易地被靈界影響。

靈感應強的人，如何不被干擾？

有些人認為，敏感體質者容易被鬼騷擾糾纏，所以將其視為缺陷；有些人則認為這是很好的天賦。常人只看得到眼前的事物，容易被生活中的枝枝節節所蒙蔽而產生困惑與煩憂。敏感體質者的心智不再局限於肉眼所見的人身，比起正常人，反而更能提早看透人生的真義，不論是自修或者修法都可以提升靈體的層次，甚至幫助到他人。好或不好，只是不同的立場與觀點造成；而觀點在個人，就如用「法」在個人，都是由自己決定的。

我論命時驗證過無數回：元神偏弱的人，百分之百容易接收到靈界的訊息，尤其是在行運遇上剋、洩的流運時，能量更加地衰弱，氣場也會變更虛，此時經常會被靈界眾生騷擾；元神強的人對於靈界則極度無感，除非是得罪靈或者害死人，在這些特別嚴重的情形下才會成為靈界的目標，和靈界產生交集糾纏。

若是能夠訓練自己能量體的穩定度，甚至是強化它，必定能夠增強對靈界的抵抗力。

要訓練自己能量體的穩定度，必須要讓心緒維持在不恐懼、不游離、不悲觀的狀態，除此之外也必須維持正常均衡的飲食、早睡早起以及運動的習慣，又或者透過調息練氣，讓自己的氣血順暢、意志清醒。若是能夠持續地做到上述方法，並且再增強自己的執行力和耐力，長期下來，就能夠產生更多的精神力與意志力，這些力量匯聚起來，也就能夠進一步地強化自身的能量。

源自於父母親和祖上所種下的因，他們不只是將血統和外表特徵遺傳給後代，也在無形中影響到後代的品行操守。

而在正式入行論命，為形形色色的人論命的過程裡，我也在許多人的身上看見了對「命定」的無奈，命運並非自己所能選擇，不論是個性與價值觀，天賦和姻緣，甚至機緣遭遇，全都順著命運在走，並且或多或少都帶著一些缺陷或者不足。當了解到這一點，我對於以往自己所討厭的人的偏見也就降低了許多，相對地自己的心境也變得寬懷一些，對於人性的許多缺失也漸漸地不再感到怪異與疑惑。

當我得知自己的命運在十七年後，將會遇上一次大難，我看待人生的角度也隨之改變。剛開始我十分震驚，在腦袋空轉了三天之後，我審視了過去的自己。過去，我從沒想過人生的終點，那些日子裡的我，就像有無限的青春可以揮霍般，只是一味地向前衝，沒有好好珍惜身旁親人的可貴相處機會，也沒有好好地照顧自己，不知不覺地透支著自己的人生；於是我發現，了解自

天命者將會受到神明的懲罰」感到惶恐，還有一「必須與主神相認」等等嚇得我滿臉愁容，深深害怕會因為違背天命而慘遭天譴。

當我試圖了解靈界的真相時，聽到許多種說法。聽說：人有三魂七魄、人有三條靈、每個人都有護身靈跟著我們、神明並不是真的神明、神明都唾棄世人回到天界去了、舉頭三尺有神明等等；到底哪個版本才是真的呢？

世上有沒有鬼？也是眾說紛紜。沒見過鬼的人，會說世上沒有鬼；相信世上有鬼的人，也不一定見過鬼；即便是被壓過無數次的我，起初也抱持著懷疑的態度，雖然半夢半醒間也見到過靈體，但我還是懷疑那是過度疲勞的錯覺；直到我看見照片裡的黑色氣團，才確信世上真的有鬼！

在修習唸咒的過程當中，我發現，同一部咒文由不同的出版社印製後，竟然用字有所不同。所以，不僅是抄寫錯誤、打印錯誤、傳承失誤，所有的修行資訊還可能是臆測，也可能有偏差。

由人詮釋與闡述過的神話，不見得都是神明的旨意，如果神明能夠現身跟世人好好地解惑，該有多好啊！就像有人說我的母娘是千手千眼觀世音娘娘，也有人說我的主神是關聖帝君，可是，至今我並沒有和祂們對質過，要我如何相信呢？唯有自己逐步地、重複地驗證，才能夠釐清修行資訊的真假。

修行數年後，我驗證了：即使靈感應比較強，也不代表就必須要為神明服務；不和主神相認也不會被懲罰；也就是說，選擇權在自己。修行者想要如何修行或者認同哪個法門，都是自由的，這當中並沒有半點強迫性。除此之外，我也了解到，修行資訊的多樣性起因於人靈感應的類型不同、際遇不同，甚至是觀念不盡相同，再加上修行法門的系統差異，所以沒有標準答案。

講到鬼大家都會怕，提到神多數人都會敬畏三分，未知的領域總是讓人好奇不安。抱持戒慎恐懼的心，一步步修行到現在的我認為，這些超乎世人想像的問題，可能到我們離開人世都無法完全了解。學海無涯，所以，對於修行的資訊、對於靈界，我們應該抱持著開放性思考，不需要人云亦云，更不需

許小姐，是我從國中時期在美術社所結交的好友，二十多年來我和她見面都像親人般地親密熟悉。當她懷孕二十週時，她在美體館接受全身按摩時，看見了「髒東西」，還被壓了。對這件事我感到有些奇怪，她的先生是專賣「泰國佛牌」②的骨董商人，從交往開始，先生就送她一枚佛牌護身，她從來不曾把佛牌拿下，就算洗澡也還是戴著，又怎麼會碰上這種事呢？

她告訴我，因為美容師要按摩她的肩膀和脖子，請她把佛牌拿下來放在保管處，按摩結束起身時，她一睜開眼就看見好幾個藏青色的氣團在按摩檯上方迴旋，而且還爬不起身來。當時她還不清楚看見了什麼，又為什麼動不了，費了好一番工夫才終於起身。一連兩次到那家美體館按摩後都發生相同的情況，她意識到自己可能遇上鬼，還被壓。因為她買了一整套按摩券，轉讓可惜，只好一再到場光顧。她無奈地說：「後來不管美容師怎麼講，我都不敢再把佛牌拿下來，至少也會把它握在手上才安心。」

過了兩個月之後，我從臉書得知她在醫院安胎，於是撥了通電話問候她。她

15 怎麼請神明幫助自己？

告訴我，進醫院的前一天，她午睡時作了一個很可怕的夢，夢中的她也是在午睡，聽到妹妹叫她起床吃午飯，她起床一轉身就看見一個黑壓壓的大肚子女鬼走進來，她拿椅子作勢阻擋，但那名女鬼還是越過她，接著夢就醒了。隔天，因為子宮收縮過度頻繁，她就進了醫院安胎。

聽完我非常在意她夢中的大肚子女鬼，不曉得對方來意是什麼。為了保護她和心愛的寶寶，我在電話裡唸了一張安胎符的咒語給她聽，安慰她放寬心地去休息。掛完電話半小時後，我的五感又變得模糊，意識開始有些恍惚，不過當時已經是晚上十一點，我也只能去洗澡睡覺，「反正我又不是第一次中標，明天再說吧」。

隔天，我打電話告訴母親昨天的經過，母親叫我回娘家讓她處理。但是我告訴母親：「昨晚我夢見和一群人圍著一張桌子環坐，我在桌上寫下了『我們一同』四個字，我覺得不太妙，轉過頭就看見我左側的女鬼瞪著我。我想這一個鬼來意不善，應該沒那麼好處理。」母親認同我的說法，就要我一齊去台

自己的精氣與心神，進而引發內在能量達到辟邪的作用，並且請神明降臨驅散邪靈，最後還必須謙卑地感謝神明。

透過這樣有系統的持誦程序，一次又一次反覆地持唸之後，終於變得順暢起來，不再吃螺絲與打嗝，雜亂的思緒與恐懼感也跟著消退，在持唸的過程當中我漸漸地感到安穩，於是，睡前唸經持咒與畫符便成了每日一課，雖然不曉得有沒有達到驅魔的效力，不過對於清空腦袋確實有很大的幫助。

在修行約三個月後，某個晚上半夜三更我又自動醒來，才感覺有東西要壓上來，一瞬間便已經動彈不得。我在心中持唸「金光神咒」，唸到最後一句「急急如玉皇上帝律令敕」時，一位身著盔甲，全身發著微黃色光的靈出現，背對著我，半秒鐘的時間就消失了，而剛剛那股黑沉沉的氣息也跟著散去。

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咒文的效力。那天之後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，都沒有再

被鬼壓過。但不知為何，我卻又再次夢見那座跨海大橋，橋上依舊是滿滿的人，身旁有個人正在催促著我說：「快點，來啊。」我在階梯前猶豫著該不該上去，於是開始在夢中持唸金光神咒，沒想到，唸到第二句時，就醒了。而且很奇怪地，從那之後，我就沒有再夢見那座跨海大橋了。

長期修習咒語下來，每當我在夢中感到被外靈靠近時，我就本能的開始唸咒防身。不只是跨海大橋夢而已，其他的陰森可怕夢境，都這樣解開了。當我和朋友閒聊時，也會發現自己心中持咒，回過神來，才感覺到身體有部分麻麻的，不知是哪位好兄弟在靠近我？持續修行的成果，便是不論清醒或者入夢時，當邪靈靠近的瞬間，咒語和符令就會自動發出，我終於可以保護自己了！這也使得我對修行的意念更加堅定。

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驗證之後，我對經咒產生更大的興趣與依賴，有好一陣子，我不斷地嘗試道教的各種經咒，尋求更強大的神力，曠日費時地持唸許多經咒，一日多咒，搞得我筋疲力盡。最後，我覺悟到，修行並不是為了尋

不來，那怎麼度？」看到對方嚇一跳，我才意識到多數人只知道唸超度的經文可以積功德、消業障，甚至迴向給親友，為他人盡一份心力，但是沒想到會招鬼。

虔誠的信徒或教友，往往認為經唸得越多，越能幫助自己與親友，所以不論是坐公車，搭捷運，甚至在市場賣菜時都會唸唸經。我認為唸經的人，都有顆慈悲為懷、救苦救難的心，起心動念都是好意。不過隨處唸確實有風險存在，尤其是唸超度經的時候，周邊的靈都想前來聞法、求解脫，一般人沒有天眼或者陰陽眼，看不見也聽不見他們。如果來的靈是善類，那當然相安無事；可是有些靈的意念較為邪惡或者貪心，萬一留在家中，就會影響到你和家人，尤其時運低、氣場較為薄弱時就會伺機作亂；就算不作亂，一堆好兄弟在家裡作客，也會影響到家裡的氣場與家人的健康，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狂唸經，卻反而不得安寧的原因。

唸經時，有兩個很重要的環節一定要注意：

唸經好？
還是唸咒好？

16

①、唸經必須要有頭有尾。開始誦經之前，要先奉請神明降臨為你護法；接著再持誦經文內容；最後，要記得請神明幫忙送走前來聽經的眾生，並感謝神明的護持，這樣才算完整。

②、確定所請到的是能量強大的善靈保護你才會安全。什麼是能量強大的善靈？鬼是靈，神也是靈，都需要接收大批能量才會強大，所以香火鼎盛的宮廟或者佛堂，都會是比較安全的地方。家中供奉神明或者祖先，當然也會有些幫助。靈都是以能量來互相較量，若是遇上惡鬼，家神和祖先的能量能不能與之抗衡，就有待商榷了。除非天生和神佛有緣，不論到哪裡神佛都會罩著你，否則盡量不要在家唸經，更不要隨處唸經。

唸咒是不是就比較好呢？唸咒的基本原理，是藉由和靈界互通，藉靈使力以達到驅鬼、護身、祈福、度亡靈等等諸多作用，所以唸咒和唸經一樣有風險。開始唸咒，也是要奉請神明降臨護持，必須要持唸到隨時可以和神明連線，才可以省略請神的步驟；否則，唸咒起不了什麼效用，反而會讓凶神惡

這位女孩問我纏著她的是不是嬰靈？她曾經墮胎過，她花了不少錢請一位老師幫她在山上擺了七星陣處理嬰靈，「難道沒有處理好嗎」？但我感覺這不是嬰靈，因為一般的嬰靈不會有這麼嚴重的陰煞氣，就在我們都陷入沉思的同時，她突然略帶驚訝地說：「我父親曾經在無意間害死人，會不會和那有關呢？」我告訴她我並不確定。她告訴我最近要出國去玩，或許回國之後再和我碰面，我們就各自離開了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感覺到不太舒服，我的肩膀有一股壓力，就像被某種東西給拖住，而且一會兒感覺到沉重，一會兒又變輕，「該不會是跟著我吧」？於是我開始持唸金光神咒，那些感覺便消失了。但她並沒有離去，因為一直到晚上睡覺前，我都感覺到有一股靈壓，那一夜，許久不曾作夢的我，夢見了她。

夢中的我站在桌子前，對面坐著穿著白袍的長髮女子，四周籠罩著一股沉悶的邪氣，她的雙眼看著我，就好像死不瞑目一樣地炯大，突然站起來對著我

自己卡陰也過得很好，知道了反而變得恐慌起來，而這些靈來來去去也不見得會一直跟著同一個人。

我曾經跟一位在網路上認識的通靈人士李小姐討論過這件事情。她告訴我說，原則上她是不會當面告知當事人的。因為即使當事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，也知道他的旁邊跟隨著什麼，也改變不了之後他們要發生的事情。除非有人願意犧牲自己，幫他們擋下來。

因此我開始思考，畢竟許多通靈人，或者具有陰陽眼的人，甚至是在修行的人，可能都不是「全能」的，也就是譬如說，會算命的不一定會通靈；有在修行的很可能正在摸索，有陰陽眼的也不一定就有學習法術；看得見靈，並不代表就會處理。如果沒有「靠山」或者「導師」，也沒有人領著修行、教導如何去處理靈界的問題而貿然插手，真的是很危險的事情。因為一旦說出口，就會由旁觀者轉變為礙事者，在沒有自覺的情況下介入靈界的糾紛，反而會被其所害。這道理其實就和論命一樣，如果一無所知反而會輕鬆得多，

但是知道別人的事，就有了責任與負擔，除了要冷靜公平地看待，也都必須得決定說還是不說，只不過，論命和在外靈面前揭穿他的存在，相較起來，後者所需要承擔的風險比較大，需要更加地審慎。

因此，在論命過程當中，我時常告誡自己，不可以再沒有自覺地說出對方被靈糾纏的事。但我還是經常順著自己的心，去提醒某些我關心的人他們「有問題」。因為在我被附身時，林小姐也曾經下過斷語說我很難救，讓我覺得自己死定了，但是幸好當時母親並沒有採信她的話語，否則那斷語就會成為事實了，所以我還是認為不應該消極地放棄，反而應該要積極正面地去應對付出才是。但也就是這個原因，讓我多累積了好幾次和外靈「交流」的經驗，並且在當中磨練，慢慢地發展出自己的看法與做法。

平安符的時效

小時候，看著母親一邊和客人聊天，一邊拿張長長的、上面寫著怪字的黃

紙，用手熟練地摺出一朵八卦，那時的我心想：「媽媽好厲害喔！竟然可以摺出這麼漂亮的東西。」年幼無知的我並不知道，躺在神壇上的一朵朵八卦，其實就是符令。還很用心地跟媽媽學了八卦的摺法，向同學們炫耀我的好手藝。我最喜歡把西餐廳的紙筷套拿來摺八卦，因為跟符紙的比例很像。

在我離家後，母親也曾經拿她親手摺的護身符給我保平安，我總是把它收在皮包裡隨身攜帶，在不停忙碌的生活當中，每每見到它，就帶給我一股淡淡的家的感覺，日子久了，拿著那枚八卦形的平安符，看著它磨損的角邊，就想到：「該回家了，回去看看母親，也順便把它過過香爐吧。」在離家的日子裡，平安符似乎成了我和家裡的唯一聯繫。那是母親對我的愛。

坐計程車時，我也曾經見到司機的後照鏡下面，掛著一長串平安符，大小不一、形形色色，簡直跟一串彩色肉粽一樣，和司機聊天後得知，那些符都是母親或者太太幫他四處求來保平安，他苦笑著說：「很多厚，但是，她們叫我掛我就掛，這是她們的心意，一個都不能丟。」我了解他的幸福與哀怨，

我提醒他：「你要記得，最少三個月要拿去過過香爐，淨一淨比較好。」人每天都在四處走動，難免會遇上不好的靈，如果一年才拿平安符去過香爐淨化一次，似乎間隔太長了，三個月，是當時我認為最安全的期限。

以前，我一直以為符令的能量強大，效力持久。當我開始跟著母親學習符法，才了解到符令不只是用法多，時效也並不一致。符令最基本的使用方法，就是畫在紙上隨身攜帶；或者張貼、置放在關鍵的地點；也可以燒化之後混合陰陽水飲用、拿來擦拭身體，或者噴灑在需要使用的區域裡；甚至也有治療用的符令，可以搭配中藥煮來喝；若要收驚時，則持香或者以劍指，直接將符令畫在人的身上使用。不論是哪种形式的符令，不論如何使用它，它都無法一勞永逸。

以平安符為例，加持過的平安符，畫出的當下效力最強，但若是遇上能量強大的邪靈，它的時效就會縮短，根本撐不到三個月，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明明帶了平安符卻還是會卡陰。個人體質狀況不同，遭遇也不同，使用平安

符就好像使用一部機器，常用就容易壞損，需要好好維修與保養，才能保持最佳狀態。所以靈感應強的人，或者經常出入醫院、墳場等等靈體聚集場所的人，就需要經常將平安符拿去過香爐，才能常保符令的效力。

凌雲寺前聞法的靈

我從沒有作過飛翔的夢，就那麼一百零一次。夢中的我一開始就在飛，我的意識有些懵懂，才正納悶著：「我是在天上飛嗎？」就已經看見遠方的一座山，山上有一整排口字形的白色泥雕圍欄，就好像是我預定抵達的目的地。當我飛近那裡，瞧見圍欄裡有一尊雙腿盤坐的白色觀音，看起來就像真人那麼大，我靠近圍欄要飛進去，聽到左側有個聲音對我說：「跨過去，妳就會看見囉。」我本人的意識是要想清楚再行動，但是夢中的我卻毫不考慮地跨過那道圍欄了！

瞬間，有一小團光點放大變成人形，出現在距離白色觀音像大約兩公尺前的

地方，祂的金光強烈，只能辨識出祂的光頭以及祂右手拿著根長長的佛杖。祂問我：「佛弟子何人前來？」在我還沒能回答之前，祂就射了一道強烈的金光在我的雙手手掌上，我低頭一看，我的雙手手掌都變成金色，然後祂又金光一閃消失了。

我飛出圍欄，看見下方有許多靈坐著聽聞佛法，他們都沒有理會我，我很好奇他們看不看得見我，就朝著一位背對著我的老先生飛過去，頑皮地用手撈他黑黑的小腿，我的手穿過他的腿，但是他轉頭過看了我一眼，就回過頭去沒理我。

夢醒了，我以為我從此開了眼，能夠看見靈界眾生，但是並沒有，我的雙眼所見到的，就如同過去一樣，沒有任何變化。我問母親：「這個夢的意思是

我被賜予法力，以後可以執法嗎？」母親想了想，回答我說：「不是，應該是要妳去拿個東西。」母親的感應向來很準確，因為我覺得夢中那座山和那道白色泥雕圍欄很眼熟，很像是我小時候去過的地方，母親告訴我，可能是

觀音山上的凌雲禪寺^①。因為，顯現的神明問我「佛弟子何人前來」，表示那裡是廟宇，而我們小時候去過的廟，就只有觀音山上的凌雲禪寺，廟外也有一排白色泥雕圍欄。

第二天，母親就陪著我去了趟觀音山，當抵達目的地，見到廟外的白色泥雕圍欄，我的心情有些緊張起來：「不知道來這裡是對是錯？」我在一樓的台階上，看見了一台投幣式的籤詩機器，我想起小時候最喜歡把錢投進投幣口，看著古裝女子轉身進房去，把籤詩取出來滾入出口，擔憂的心情也跟著放鬆下來。我和母親爬上樓梯，在一樓看見了白色觀音像前方有一尊護法神像，和我夢中一模一樣，光頭，右手還拿著根長長的佛杖。

我和母親繼續往上走，進到千手千眼觀音廟的大殿，拜了觀音之後，瞧見廟方提供了許多未開封過的礦泉水，擺在大殿右側桌上，還有張告示寫著「福田箱、大悲咒水，隨喜功德」的字樣，我和母親各拿了一瓶，捐了錢就離開了。

母親建議我把大悲咒水拿來淨宅、淨身，我也照做了。但是，隔天早上起床時，我覺得身體很沉重，整個頭、肩膀、脖子都有一層厚重的穢氣與壓力，還伴隨著頭暈和噁心，就像有許多靈附在我身上！我一大早就畫符唸咒作功課，直到全身變得輕鬆為止，才打電話跟母親通報這件事。那瓶大悲咒水就被我束諸高閣，但是我也不想丟掉它，那是一種矛盾的心情，我總覺得它有用，但並不是我所想的那種用法。

大約一個月後，某一次在我幫人處理外靈儀式的最後，我擲筊詢問是否一切圓滿，擲了三次都沒有允筊。我頓時想起那瓶大悲咒水，就把它拿出來一邊唸著「白衣神咒」，一邊灑在我感覺有外靈的位置，然後再問外靈是否一切圓滿，就得到了允筊。後來有幾次都是相同的情形，那些靈都希望能經過大悲咒水的洗禮才肯離去。

原來，就像我夢中所見到的，那些在凌雲寺前聞法的靈，都是大悲咒和大悲咒水的受用者，它能夠度化靈界眾生。原來神明是要我幫助他們，而不要只

一樣？」「吃洩漏天機的米長大的我，會不會也遭到報應？」在我想不出答案又感到恐慌時，詢問了身為命理師的母親，她給了我當頭棒喝，「不要人云亦云」。

天機，是指天道的機密，也就是指天理運行當中所有緊要機密的事。在古代，不論是天災或者會對人們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等等，未知的事都可以被歸納為天機。而命理師是眾所周知的天機解密者，命理學術揭開了天理運行的法則，以及天理運行對個人所產生的影響，讓世人得以運用這項學術來預知將要發生的事，因此天機不可洩漏這句話，才會和命理師產生淵源。在科學與醫學進步的現代，藉由各種測量儀器以及經驗的累積判斷，預知未來，已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，而天理運行的模式，也透過命理學術的發揚得以解密，既然天機已不再是祕密，那還有什麼不可洩漏的呢？

天機之所以不可洩漏，並不是因為會遭報應，而是因為會對人們產生影響。事實上，這也是我論命時的難處，因為這些人們所不知曉的未來，一旦說出

只有這樣的人，會把金錢看得比性命還重要，只有這樣的人，會去養小鬼。

許先生，就是因為創業遇到挫折，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，選擇了他認為最有效又最快速的方法，專程到泰國去請了個小鬼回來供養，把小鬼當成了神燈精靈，不斷地對他許願，請求小鬼幫他克服難關、開拓財源、創造機會……，幾乎把所有大小事都交給小鬼去處理疏通。很玄妙地，許先生幾乎有求必應，所有的事情，在請託小鬼幫忙之後都變得順遂起來，這讓他對小鬼更加地信賴了，就連一開始反對養小鬼的許太太，在感受到小鬼的助力之下，也都放下了戒心，跟著許先生享受著錢財滾滾而來的日子，在供養小鬼三年之後，原本瀕臨倒閉的公司賺了大錢，讓負債的許先生還清了債務，還順利地買下了生平的第一間房子。

在新居落成後不久，那小鬼託夢給許先生，要求許先生、許太太生小孩，替他製造投胎做人的機會，給他應得的回報。但是許先生和許太太並不打算要生小孩，也不願為小鬼付出這麼大的代價，拒絕了小鬼的要求，從此以後，

小鬼就不再順從許先生，還反過來威脅許先生若是不答應他，就要許先生的命，許先生也不甘示弱地以不再供養小鬼為威脅，要小鬼乖乖聽話，不得反抗，向小鬼宣示他才是主子。

在和小鬼抗衡的日子裡，許先生越來越憔悴，身體也出了狀況，三個月後，由醫院檢驗告知得了癌症，而且已經是癌末，無法治癒只能等死，許先生不到半年就離開人世，留下了驚慌失措的老婆。許太太轉而向他的好友唐先生求助，那位唐先生因為不忍許太太承受小鬼的威脅，就動了腦筋，建議她把小鬼的棺材丟掉，再幫忙許太太搬家躲避小鬼的追蹤，因此唐先生竟也受到了牽連。

唐先生，其實就是天生就有陰陽眼的林小姐的老公，我之所以會知道這件事情的始末，是因為唐先生來尋求老哥的協助。我在某一個週末夜裡去拜訪老哥和老哥話家常，碰巧唐先生也在一旁，他默默地走到我的左側坐了下來，當時，我只覺得他怪怪的，不像從前那麼健談，他從頭到尾不發一語，而且

動作緩慢，我的眼神看向他，他也和我對望，我發現他的雙眼黯淡無光，若有所思地看著我，事後我和母親聊起唐先生，知情的母親才告訴我這整件事情的經過，原來唐先生因為好心幫忙許小姐所出的餓主意，害得小鬼無處可去，所以小鬼轉而糾纏著他，要唐先生以鮮血供奉他，還把投胎轉世的希望放在唐先生身上，故技重施地威脅他和林小姐生小孩，不斷地吵鬧，害得林小姐無法睡覺，林小姐每天晚上都得喝酒把自己灌暈才能夠入睡。

於是老哥前往唐先生家以符水幫他淨宅，再開壇奉請城隍爺和土地公幫忙鎮宅，讓小鬼無法進入唐先生家，小鬼在外吵了好幾天，唐先生和林小姐都不甩他，最後小鬼的態度才軟化，不再威脅他們夫妻倆，並且苦苦央求林小姐能夠帶著他修行，否則他也無處可去。由於是自己的老公一時愚昧才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，所以林小姐也無可奈何地答應了小鬼的請求，小鬼也就不再威脅、吵鬧了。

小鬼，是不斷地被壓榨的神燈精靈，許多有心人士都以為小鬼很好控制，只

要給他血喝就可以把他當成奴隸不停使喚。完全沒有想到，小鬼也是具有自我意識的靈，他們也想實現自己的願望，而且他們真的可以毫無顧忌地來個絕地大反攻，因為，他們真的沒什麼好損失的，他們一無所有。

這場令人心驚膽顫的鬧劇發生時，我只是個旁觀者，並沒有和小鬼產生任何的接觸，但是在兩個多月之後，我也被牽扯進另一個小鬼的事件當中。

每當我老公的設計案忙不過來時，我就會充當他的小幫手，替他連絡客戶、了解客戶的需求，並且統籌設計、企劃、印刷等等各個環節，以我有限的能力來幫他、分擔他的辛勞。那一回，我負責一家食品公司的專案，在和客戶開完會後大家一齊用餐時，我注意到該公司的董事長秘書吳小姐，她看起來卡陰卡得有些嚴重，已經有些精神渙散夾雜著負面思考的樣子，而且當時是正午十二點多，在人氣鼎盛、熱鬧非凡的餐廳裡，我一直感覺到有一股靈壓，於是我詢問了吳小姐是不是有這方面的問題，接著就感覺到有個靈一直靠近我，讓我的肩膀和手臂產生一陣陣緊緊麻麻的感覺，隨著我和吳小姐的談話

越來越深入，他也一直變換位置，靠近我的後腦勺，就像要讓我不知道他很不爽，讓我不得不結起手印在心中默唸咒文。

可是吳小姐不過才二十歲，看起來是個單純的鄰家女孩，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「我感到這個靈蠻凶的，為什麼妳會惹到這麼凶的靈呢？」我問吳小姐，剛開始吳小姐並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，她只是露出一臉苦澀的神情，似乎不是很想要說出來，但我已經介入了，就希望她能把手事情的始末告訴我，她才開始娓娓道來……。

她說：「去年，我的男朋友說他要開公司，那時我借了他一筆錢，他也用我的名字作為負責人去申請登記公司，而且他有養小鬼，後來我們分手之後，我的家人要我去把公司註銷，他就開始叫那小鬼來鬧我。」聽完她「簡短」的描述，我雖然覺得這件事有很多重要的過程沒有被交代清楚，不過一個才二十歲的年輕女孩，就遇上這麼錯綜複雜的事情，承受了這麼大的壓力，讓我感到心疼，所以我也不想再勉強她去拆傷口給我看，我給了她一些建議，

請她持唸「金光神咒」，也給了她老哥的連絡資料，要她再找時間到老哥那裡去諮詢，她也確實帶著她母親一齊去了，不過卻沒有決定要讓老哥處理。

事後我詢問母親當時的狀況，母親告訴我，當天為了慎重，她請了天生就有陰陽眼的林小姐到場幫忙鑑定，還自掏腰包給了林小姐紅包作為謝禮，在和吳小姐對談的時候，母親就有一陣陣頭痛和身體發麻的感覺，她也知道這個小鬼很不理性，簡單來說就是個小孩子因為知道有人要對付他所以在鬧，而且這當中還有吳小姐和她家人與男友之間的恩怨，以她的評估，這件事不容易處理，不可能一次解決，然而當老哥告訴吳小姐的母親，以她們的情形，所需要處理的費用，以及可能會需要處理兩次才能解決，吳小姐的母親當場就露出嫌惡的表情，好像老哥要伺機敲詐她一樣，沒有回應是否交給老哥處理就離開了。

在吳小姐離開之後，那小鬼還是留在老哥那裡鬧，逼得母親以劍指打他，林小姐就像指揮交通一樣告訴母親他的位置，一下子在客廳，一下子跑到閣

樓，他到處亂竄，搞得母親發火去化符水噴灑他才離開。母親和老哥都感嘆做這行的無奈，每個客人來到你面前都是帶著自己的冤親債主而不自知，當著冤親債主的面前要你去幫忙對付他，不管這生意有沒有成，都會和那些靈結下樑子。以吳小姐的案例，就是我們願意處理，她母親卻不願意付禮金的狀態，害得我也被那小鬼搞了很久。

那之後，每一次我去和吳小姐談公事時，都會感到頭暈發麻，有時候甚至會頭痛，雖然一離開她就沒事了，但是我注意到她手上有許多傷痕，她還因為在發動摩托車時，車子突然暴衝而摔傷，在和母親商量得到共識之後，我問吳小姐願不願意全權交由我們來「幫忙」處理，但是卻遲遲沒有得到回覆，這段等候回覆的期間，那小鬼跟著我回家每天騷擾我，在我睡前一直靠近我，還試圖想要上我的身。有一晚，我感到很疲勞沒作功課就到房裡躺著休息，頭皮一陣發麻之後就跟著頭暈發噁，還有一股濃濃的邪味衝進我的眉心，我趕緊拿起令旗，並且持唸金光神咒，十多分鐘後才完全恢復正常。這讓我深深地體會到，小鬼還真不是普通的難搞，根本就是來亂的！為了保護

自己和家人，那時我每天都要作功課完全不能鬆懈，作完功課再把宅子淨一淨才能入睡，實在是讓我感到很疲勞。

一週的時間過去了，我深深地明瞭吳小姐的母親並不想理會我的好意，於是我決定甩開這件極其複雜的鬼事，撥了通電話告訴吳小姐：「既然妳的母親連免費都不願意給我們處理，這樣下去只會造成我們的困擾，這件事情我們就不再插手了。」掛完電話那小鬼還是一直亂，我在心裡很生氣地對著他說：「不要再來亂了。這件事跟我們已經沒有任何瓜葛了！」那小鬼才終於離開沒有再來糾纏。

這個案例真正的問題，其實是出在吳小姐與他男友之間的恩怨情仇，除了當事人之外，誰也無法解開這個結，讓它劃下一個圓滿的句點。而在這當中，小鬼不過是被人利用的工具，負責出來達成主人所交代的使命。我，則是不夠謹慎地被牽扯了進去又做不了主，白白受了些苦。不過在這過程裡，我也了解到，相較於成年後往生的靈，小鬼實在是顯得有些任性不講理，而且超

「盧」，無法用常理去和他溝通，所以，真要苦勸大家千萬不要去養小鬼，「賺錢有數，性命要顧」，別在助長歪風的同時害了自己，還牽累他人。

送嬰靈

一直以來，嬰靈的存在就有著爭議。有些人認為，胎兒並沒有靈魂，尤其是在胚胎階段，由於並未形成人形，只有細胞，沒有腦，更沒有意識，所以不可能產生靈魂，即使流產或者墮胎也不會造成嬰靈。事實上並非如此。

邱小姐是一位老師，她出現在我面前時，主要是因為對婚姻感到失望，想要詢問離婚的可能。她的思緒很清楚，但偶爾卻會眼神渙散地陷入憂鬱，她的氣色看起來像是卡陰的人，卻又不是那麼地嚴重，總覺得她想說些什麼，但卻欲言又止。一直到第三次見面，她才鼓起勇氣開口問我：「我年輕的時候拿過兩次小孩，墮胎會不會影響到自己的運勢呢？」聽完她的告白後，我告訴她：「嬰靈不會直接影響到你的運，小孩都是愛媽媽的，他們當然會跟著

妳，但他們畢竟屬陰妳屬陽，一直跟著妳，妳的精神和身體都會受到影響，如果能送他們走，讓靈界的神明照顧他們，對彼此都好。」她露出一抹沉重悲傷的神色說：「但我不是故意要墮胎的，我是不得已的，第一個是因為未婚懷孕，第二個是因為我先生不要。」「但胎兒就是個生命，不論是墮胎還是無意間流產，喪失了出世成為人的機會。」我便和她約好時間，帶著她到老哥那兒去處理。

送嬰靈的當天，老哥開壇請神明到場稟明事由，並且在兩個草人身上寫了給兩位嬰靈的名字，請嬰靈附上草人站在壇上，然後讓他們享用一桌美食，以慰藉受傷的心。當開始擲筊詢問嬰靈是否滿意時，我感到一陣陣暈眩，嬰靈們似乎有些不悅，而壇上的草人也頻頻掉下來，於是我開始在唸咒保護自己，老哥也央求神明作主，說服嬰靈們離開邱小姐，不要傷害自己的母親，繼續和他們交涉。折騰了兩個多小時才擲出聖筊，完成了儀式。

據老哥說，這一次送嬰靈，可以說是最困難的一次，從沒有遇過草人掉下來

無法站立，也從沒有交涉那麼久，不過儀式終究是完成了。我回到家中，洗去一身的疲勞後倒頭就睡。睡到半夜，感覺到身旁小女兒的小手熱得發燙，起身一看，她氣喘吁吁全身無力，連眼睛都睜不開，我趕緊拿溫度計一量，她竟然發高燒到四十一度，嚇得我把老公搖醒，直奔醫院急診去。

小女兒沒有任何感冒的徵兆，抽血、驗尿也都查不出原因，但這發燒來得又猛又急，醫生認為這一定是病毒型的感染所導致的高燒，所以他建議我們讓小女兒先住院觀察。折騰了一夜，隔天早晨她還是高燒。我想起前夜那不太順遂的送嬰靈儀式，便抱著她一直持唸咒文，然後幫她收驚壓煞。過了兩個小時後，她的燒退了，不但恢復精神，打著點滴吃完飯還吃布丁，胃口超好。放下心中大石的我，撥了通電話給老哥，沒想到他的小女兒也在發高燒，同樣是昨夜送醫查不出病因。於是我們都了然於心，很可能就是嬰靈的關係。於是老哥又再送了一次嬰靈，這件事情才真的告一段落。

兩週後，邱小姐精神奕奕地來到我面前，她謝謝我們幫她處理嬰靈，並說：

「我的造型師有陰陽眼，但是他不敢跟我說，以前我每次去都有三個嬰靈跟著我，一個站在旁邊，兩個趴在地上，但是這次全都不見了。」「啥！有三個？」她答道：「因為一個是懷孕兩週半就拿掉啦，這樣也算在內嗎？」我只能暗自無奈，因為事過境遷，還是恭喜她，祝她一切順遂越來越好。看著她開心地離去，我想應該要好好補償一下我的小女兒，媽媽真是對不起妳啊！

幫邱小姐送嬰靈之後，相隔不到一個月，我又遇見一位需要處理嬰靈的許先生，深怕這回又節外生枝，我非常認真地向他確認：「真的只拿過兩次嗎？不管懷孕多久去墮胎，都算在內喔！」許先生堅定地回答我：「沒錯，只有兩次。」看著他認真實在的表情，我想他應該不會說謊，於是也和他約定好了要送嬰靈的日子。

在約定好的日子前一夜，我夢見有個大人牽著一個大約一百三十公分高的男孩站在我前方，好像要把他交給我；而我的左後方還有另外一個看起來大約九十五公分高的小男孩，他們的表情我都看不清楚，只看見一片黑色的輪

在家裡看見過世的公公四處晃蕩，把她嚇得不知所措，由於公公的靈魂經常出現，她忍不住和林先生商討對策，讓不信鬼神的林先生也不得不嘗試尋求幫助。

林先生得知老哥成了道士之後，二話不說，就和老婆一臉驚魂未定地尋求老哥幫助。由於無法得知他姊姊的公公為什麼明目張膽的現身，所以老哥加持了兩顆拳頭大的水晶球，讓林先生帶回家去淨化磁場，沒想到，林先生回家把水晶球拿出來就掉到地上，全碎了。

驚嚇過度的林先生立刻返回，老哥請了支令旗讓他帶回去。當林先生拿著令旗一進到兒子的臥室，躺在床上發高燒的兒子，突然坐起來吐出一坨青綠色的穢物，接著額頭冒出汗水，沒多久就退燒了。這些事讓林先生意識到，世上或許真的有鬼，於是他把令旗安插在兒子的臥室裡。但是，林先生的姊姊依舊每天看見她的公公，都快崩潰了，於是老哥和母親商討對策，決定從她公公的安身之處查起。

經過一番探訪，老哥得知林先生的姊姊在多年前就已經離婚，她公公的牌位一直都是前夫在供奉。但是，她前夫搬家時，沒有請道士將父親的牌位安到新家去，造成老人家成了無人供奉的孤魂野鬼。在找不到兒孫的情況下，只好來找前任媳婦，而且，林先生的姊姊所住的房子，是她公公尚在人世時贈與的，也難怪老先生會來投靠她。

於情於理，該負起責任的還是前夫，於是老哥挑了個日子親自前往她家處理，當天開壇時，林先生的姊姊突然被公公上身，老哥請神明居中協調，要老先生回到兒子那兒去時，老人家當場啜泣起來，在場的人都感到鼻酸卻無能為力，最後老先生在神明的押解下離開了。當林先生的姊姊回過神來，完全不記得剛剛所發生的事，從此之後，她再也沒有看見公公的鬼魂，林先生的兒子也不藥而癒，家中成員的精神也慢慢恢復正常。

當我從母親那兒耳聞到這件事時，我終於明白，為什麼上一代的人們非常重視子嗣的繁衍，也特別寵愛兒子。因為依照傳統，兒子最終必須負起照顧父

母親的責任，甚至在父母往生之後，也必須要好好供奉歷代祖先們的牌位，否則祖先們一不小心就會成為孤魂野鬼。我終於搞懂延續香火的實質含意。

找玩伴

年紀越小的孩子，越容易看得見靈，在似懂非懂的情況下和靈產生接觸與交集。只不過幼小的孩子們不懂得靈和人之間的差異，也不見得會表達，有時候不小心就會交到「好朋友」，或者看見「祖先」回來找他們玩。

我的大女兒在六個月大之前，就有幾次對著空無一人的地方發笑，讓我懷疑是不是哪個長輩或者「好兄弟」、「好姊妹」在逗她玩。不過，在六個月到兩歲之間，她都不曾再有過這種奇怪的行為，直到她兩歲半的某一天晚上，大約是在七點半的時候，在客廳遊玩時，突然露出害怕的表情，撲到我身上摟著我，一邊把頭轉過去看著陽台，緊張地說：「怕怕！」當時我們家住在二樓，往陽台看出去，就只有花圃和對面住家的陽台，我和老公都沒有看到

任何人或者動物，於是我問女兒：「外面有什麼嗎？」女兒舉起她的小手，指著陽台回答我：「叔叔。」當下我和老公對看了一眼，老公開始打發女兒去房裡玩，我則在心裡對著那位叔叔說：「好心的叔叔，別嚇到我們家的小朋友喔，拜託、拜託。」後來女兒就再也沒有提起過「那位叔叔」。

而老哥的孩子在兩歲半時，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事情。有一天下午，老哥發現他的小女兒「妞妞」不在家裡，心想她或許是自己開門跑出去玩了，於是趕緊出門去住家附近尋找妞妞的蹤影，結果在距離家門口二十公尺左右的一個變電箱旁，找到了妞妞。他看見妞妞對著變電箱說話，還有說有笑的，老哥也見怪不怪地問妞妞：「妞妞，妳在玩喔？」妞妞開心地回答他：「對啊。」接著老哥又問：「妞妞啊，妳在跟誰玩？」妞妞用小手指著變電箱旁的空地說：「跟姊姊玩啊。」看著妞妞開心的笑臉，老哥牽起妞妞的手，對著變電箱旁的空地說：「晚上我燒金紙給妳，阿妳以後不要再來找她了喔，知道嗎？」然後他就牽著妞妞轉身回家了，妞妞還回頭跟那位姊姊說：「掰掰。」

當妞妞三歲時，曾經因為感冒發燒而住院，在醫院裡也不停地咳嗽，住院三天都沒辦法吃東西，讓大家都很擔心她，於是母親也到醫院幫忙看顧她的寶貝孫女妞妞，抱著妞妞一直安撫她，後來母親竟然睡著了，醒來的時候她發現，自己抱著妞妞的雙手，竟然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結起了手印，當母親一鬆開手，妞妞就開始咳嗽醒來，母親讓妞妞坐在床上時，妞妞竟然對著她露出凶狠的表情，於是母親很直覺的用劍指對著妞妞的眉心輕敲了一下，妞妞就發出了「啊！」的一聲，那聲音聽起來就像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所發出的聲音，而不像是妞妞的聲音。

那天晚上，母親告訴我這件事時，我就跟母親說：「既然是卡陰的問題，那就趕快帶回家處理吧！」但是母親告訴我，醫生說妞妞還要再觀察幾天，沒有好轉不能出院，我緊張地對母親說：「既然醫生也沒辦法，再住下去怕會越住越虛，醫院那麼多往生的靈……。」母親掙扎在醫生的話和我的話語之中，猶豫了一個晚上，隔天一早起床，就撥打電話給在醫院看顧妞妞的大嫂，問候妞妞的情況，在聊了幾句之後，大嫂突然問起母親：「媽，昨天半

夜有地震嗎？我昨天半夜睡覺時，床一直搖、一直搖，晃得很厲害，伸手想去抓床框都抓不到。」但是前一夜並沒有發生地震，這時母親就告訴大嫂，那家醫院可能有很凶的鬼纏上了妞妞，交代大嫂要好好地看顧妞妞。

掛了電話之後，隔壁病床小孩的家屬來詢問大嫂怎麼了，當大嫂要告訴對方這家醫院可能有鬼時，突然感覺到整圈脖子都在發麻，還像是被掐住一樣發不出聲音，大嫂嚇到也不敢再說了，但是這個景況嚇壞了隔壁床的家屬，當天，隔壁床的病人就急忙轉院了。聽到這個消息，我更強力建議母親趕快讓妞妞出院，「竟然還會掐脖子，人家都跑了，妳還那麼乖」。我跟母親說完，母親也覺得這鬼好像挺凶的，深怕在醫院無法好好地處理他，於是母親就火速要老哥替妞妞辦出院，回到他們家裡去休息。沒想到回家之後，妞妞就開始吃得下食物了，讓大家都放下了心中大石。

當我到老哥家去探望妞妞時，看到妞妞一臉蒼白，原本圓嘟嘟的腮幫子都消失了，她整個人瘦了一圈，而且精神很差，有些恍神，看得我都覺得心疼起

來，我告訴母親：「妞妞還沒有好，她還是『有問題』，最好請林小姐去看一看。」林小姐到場評估之後，打電話跟母親說，有一對母子從醫院跟著妞妞回家了，不過，因為老哥家有神壇，他們進不去，所以那一對母子就守在門外等著，林小姐並說：「我有勸他們，但是他們不聽，不肯離開，說想要妞妞去陪他們母子倆。」聽到林小姐的這一番話，知道原因之後，母親就開始教老哥如何處理，讓他們母子無法靠近妞妞，再請神明出來幫忙交涉等等，過沒兩天，母親就夢見了那位媽媽告訴她：「我一個人帶著小孩實在很辛苦，我只是想給小孩找個伴。」母親見她很難過的樣子，於是就在夢中唸了七次白衣神咒給她，隨著母親的咒語，那位媽媽的表情變得輕鬆了起來，然後就消失了。

這一場驚魂記，似乎也讓妞妞更懂得分辨靈和人的不同了，之後，每當她看見靈，就會突然害怕起來說要回家，又或者躲到大人的身旁去，不敢再跟他們玩了。隨著妞妞長大，她變得看不見靈，只是記憶猶存，她還是懂得敬而遠之。

我的父母親也很愛狗，在我小時候曾經養過幾隻狗，甚至還從十八王公廟裡迎回了一隻大神，每當我回娘家，看見神壇上那隻已經發黑的犬神，都會摸摸牠的頭說：「要好好看家喔。」

某一天，我回娘家時，看見牠的位置前面多了個小香爐，而且身體還被擦得發亮，我跟母親說：「呷好康喔！十八王公一定很開心，不過，妳怎麼會突然想到要給牠一個小香爐？」母親告訴我，天生俱有陰陽眼的林小姐來我們家作客，一進門就直說我們家的犬神在抱怨，說來到我們家二十幾年了都沒吃到香火，吵得她耳根子發麻。

林小姐說，由於我們家只用一個中型的香爐來供奉所有的神明，而二郎神腳下又有一隻嘯天犬和牠搶食，所以牠掙不到一口香，很可憐。母親聽了過意不去，因此才特地買了個小香爐給犬神專用，還幫牠擦澡，擦得發亮！

隔了幾天，和母親在電話裡話家常時，我特意問起：「犬神現在心情一定很

好。」母親卻有點生氣地說：「祂脾氣很差，居然去整大寶，雖然是大寶不對……。」原來，老哥的大女兒綽號大寶，趁大家不注意爬上新莊老家的神壇，把犬神香爐裡的香腳都拔光，還把香爐翻倒，把香灰全倒了出來。那天晚上回家後，大寶半夜裡就一直嗚嗚叫睡不好，隔天林小姐去找老哥時說，十八王公騎在大寶身上不肯下來，搞得大寶很累，但是老哥沒告訴林小姐大寶惡搞飯碗這件事，所以，老哥當天就帶著大寶回新莊去跟犬神道歉。

雖然老哥已經拎著大寶對十八王公道歉了，情況卻依舊沒有好轉起來。除了半夜睡不好之外，大寶的行徑也變得異常，玩起來特別地瘋，會躲在桌子底下不肯出來，食量也變大，一次可以吃下三碗飯還不飽，這對一個體型瘦小的三歲小女孩來說，實在是有些超過了。於是，老哥又再度拎著大寶去跟十八王公道歉，在十八王公的面前脫掉大寶的褲子，海扁了大寶一頓給十八王公看，大寶邊哭邊對著祂道歉，那畫面實在是有些淒涼，而當晚，大寶留宿在老媽家中。

夜裡，大寶又開始嗚嗚咽咽，臉上露出痛苦的神情，母親試著安撫她，但是她卻哭哭啼啼無法入睡。母親發火了，對著大寶說：「十八王公！你給我滾回你的位置去！」大寶就突然平靜下來，安穩地睡著了。隔天早上，母親罵了十八王公一頓，不該對一個兩歲的小孩記恨發脾氣：「你來我們家也二十幾年了，好歹也是個小神了，竟然沒有神明的胸襟！」狗，果然還是怕主人的，在神婆曉以大義之後，就沒有再騷擾大寶了。自此之後，大寶也不敢再去碰十八王公的香爐。但她也是會記恨的，曾經用小小的手指頭氣呼呼地指著十八王公說：「我不喜歡你！我討厭你！」狗和小孩，在某一方面，真的還挺像的。

善行無界的魚爸

我朋友小魚的父親魚爸，在四十多年前收養了弟弟遺留的三個孩子，連同自己的三個孩子一齊拉拔到獨立成家，他為了六個孩子傾盡心力，生活也曾經陷入困境，但是他從沒有抱怨或者頹喪過。「助人是件快樂的事」，像他這

樣長期付出不求回報的人，真不多見。他也是我的貴人，在我剛出社會接設計案時，發了許多案子給我，讓我得以安穩的生活。

有一回魚爸站在自家門口抽菸，一陣狂風，將樹上的鳥巢吹落人行道上，魚爸凝視著落下來的雛鳥倒退一步，然後對那隻雛鳥說：「你媽媽不在家嗎？怎麼辦才好呢？」魚爸就把牠連同鳥巢端回家了，並將鳥兒照顧到能夠飛翔為止。那是我認識魚爸的第三年，起初覺得他是個怪人，後來才了解到，即使是一隻雛鳥，他也用對人的態度去照護。

跟魚爸認識越久，越能了解他溫柔的一面。每次見到他總是會說：「姑娘妳好（閩南話）。」然後問我有沒有乖。年輕的我有點不習慣，十多年過去之後，再聽見相同的招呼語，我感受到溫暖親切，我知道，他把我當成孩子關心。

後來，魚爸心臟主動脈剝離進了醫院，我去加護病房看他，他發出虛弱的聲音對我說：「這兒不好啦，妳有小孩不要來，改天我再請妳吃飯。」他是在

告訴我，加護病房裡有許多往生的靈，叫我不要再去看他。我告訴他：「沒關係，我自己會處理，你要乖喔，要聽護士小姐的話。」從那天開始有三個靈輪流對我託夢或者伺機要壓我，但是一轉念之後，我決定奉請神明來帶他們走，也算是為人世和靈界做一點好事，也和魚媽說好到家裡去淨宅，幫助大家平順一些。

魚爸家供奉了一尊關聖帝君的神像，當我淨宅完畢，便擲筊請示圓滿與否，結果得到了陰筊。關聖帝君指示家裡的外靈都離開了，但是醫院裡是個問題。魚爸說醫院有非常多的靈，而且都來跟他要「光」。若是不離開醫院，魚爸可能會被消耗殆盡。看一看魚爸的運程，發現魚爸的大運和流年都犯沖刻，尤其流年屬於命理上的「天羅地網」，情況很不樂觀，所以我很委婉地告訴小魚要有心理準備。很遺憾地，魚爸沒能出院，在兩個月之內，他經歷了心臟主動脈剝離、腦中風、二度腦中風，最終離開了人世。

在魚爸的家祭靈堂前，我告訴魚媽：「魚爸的靈堂磁場感覺很溫和，他應該

很平和。」魚媽聽了感到安慰，因為她害怕魚爸受苦，希望他在靈界也能夠過得安好，更不需要擔心她和孩子們。

三週後，我再去探望魚媽，她邊聊天邊摺著蓮花，突然有點激動地說：「前幾天我的手機響起，來電人竟然是魚爸。當時魚爸的手機借給外甥，是舊式的摺疊式手機，不可能會誤撥。我聽到空蕩蕩的回音，完全沒有人出聲。」「把魚爸的通聯紀錄調出來，發現那天晚上他撥了十九通電話，前面十八次都沒接通，第十九通電話才接通。後來還收到他發出的簡訊。」我看著簡訊內容：「請幫幫我！」

魚媽說：「通聯紀錄裡一共發出了三封簡訊，但是我只收到一封，而且魚爸的手機裡根本沒有撥出電話和發出簡訊的紀錄。我兒子擲筊問他需不需要幫忙，得到陰筊；又再詢問，是不是已經過世的奶奶需要幫忙，就得到允筊。為此我們去察看了奶奶的墳，發現她的墳破了洞還積水，所以趕快請人處理。」就在我驚訝於魚爸的超強靈力時，魚媽說：「或許是因為我給他燒了

人與靈分享著同一個空間，靈能透過各種途徑向人們傳遞訊息。靈在一個時空下停留的時間長短不一，以我外婆來託夢與替客人處理陰煞的經驗來看，至少可達數十年。尤其是祖先總是牽掛著子孫，可能會和我們一起生活很久，當我們做蠢事時，他們不僅看得到，還會火冒三丈；當我們有急難時，他們也會努力地想提醒我們。人死亡後成了非物質的靈體，也許之後又變成了什麼，或者再度投胎為人，不斷地循環著。人生只有數十年，但以未知的循環來看，靈擁有永恆的時間。

那時間的意義何在？子曰：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。」從孔子的話語當中得知，時間淬鍊了他的心智，隨著年紀的增長，他的層次不斷提升，對他來說，時間的意義不在於擁有任何物質上的享受，最重要的是心智的成長。

我們每個人都是光溜溜的來，光溜溜的去，不論在人世做過什麼豐功偉業或者一無所成，最終都只有心智與意念會隨著我們到下一個階段去。所以，影

響我們最深遠的，就是心智與意念。這一點和八字論命的根本相同，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心智格局決定了他的言行與作為，要提升心智，就必須突破自己的盲點，和眾生、眾靈取得平衡。

八字論命講究的是五行均衡，也就是陰陽平衡，它可以延伸放大到宇宙的動靜、生態、風水、男女、陰陽兩界等各個層面，一旦達到動靜平衡，就不會偏頗、衝突混亂，也不會有執念。假使意念沒有歸於平靜，反而扭曲或者執念，一旦抱持遺憾、忿恨的意念往生，靈體就會渾濁黑暗，那豈不是要抱著負面的意念受到永恆的折磨？誰希望活在自己建構的「無間地獄」當中呢？

渾濁黑暗的邪靈帶給我最大的警惕，就是我絕對不要和他一樣。我要走的那一天，我一定要放下一切，讓自己歸於平靜。我認為，在這永恆的時間裡，如何提升心智、讓意念歸於均衡平靜，就是時間的意義。

該如何修行，才能夠修到全然的平靜呢？靠打坐，靠聽經嗎？每個宗教都有

自己的法門與修行技巧，不論是簡單或複雜的理論與儀軌，最終都是為了提升心靈的層次。不論是和人，或者和神與靈的交流，都必須要一次次地磨練與調整，才能漸漸達到正確而平衡的互通。

所以，修行並非只是單一的修法，也不單是道士、佛學者、密教的領域。我認為，如何保持自己與靈界、與人之間的平衡，就是修行。譬如為人論命時，每一個人都有執著點，要幫助他人放掉對金錢的執著、對情感的傷痛、失去的缺憾、傷害他人的衝動等過分的執著，因此必須了解問題所在。而我也必須保持正心、正念，否則很容易陷入對方的負面迴圈當中，雙方都無法成長。這是雙向的修行思維。

所以對我而言，畫符持咒是修行，論命也是修行，修行是由修法到修心不斷交互循環的過程。在這當中最難的事，就是如何督促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。我學習命理之後，才認清自己的盲點。每個人都有盲點，如果不了解自己的缺點，就很容易自以為是，怎麼修都修不好。所以，要先了解自己有哪

些問題需要調整，也就是先了解真實的自己，透過客觀的角度，藉由了解朋友、家人、上司等周遭人對我們的觀感，或者透過命理學、占星術、人類學等玄學來了解自己、看清自己真實的樣貌，直接找出自己的缺點和盲點，反省並理出頭緒，跨出改變的第一步。

了解自己的問題之後，就簡單了嗎？不，一點都不簡單，做比想還難。不論是改善自己的缺點，或者放下虧欠、放下執念，接受人生當中不完美的事實與痛楚，都不容易。人總是依循著慣有的心性與價值觀做事。改變，往往讓人感到彆扭、渾身不自在。要改變，除了需要莫大的勇氣，有時還需要捨棄；提起勇氣來捨棄不好的舊習、捨棄面子、捨棄情緒、捨棄成見等等，如果能超越慣性，跨出第一步，再練習個千百回，那也就習慣成自然。從心念到言語、到行動若能如一，反覆地自省與修持下去，在不知不覺間，修行也就擴大到生活當中的每一次交流、每一個意念與決策，離均衡平靜的目標就會越來越近。這樣不但能降低結下惡性因果的機會，還能提升心智，讓自己的靈得到淨化。

校下雨天放學走出來的那一大票就都是鬼囉！」真不曉得學校的活化課程在教什麼，搞得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小女生神經兮兮地，每天上廁所要人陪，洗澡要人陪，連倒垃圾都不敢自己下樓去，不過最慘的還是，當我正在寫這本書時，有一天我洗完澡一進房就發現女兒正在閱讀我寫的草稿，她轉過頭來用惶恐的表情問我說：「媽媽……妳在寫……鬼喔？」面對在自家臥室裡受到打擊的女兒，我本來想好好地跟她解釋鬼是人往生後的靈體，不需要害怕，而且世上並不是只有鬼，還有神明保護我們……但是又擔心她的腦袋消化不了這些奇特的資訊，最後決定簡單處理，吐槽她不要跟個傻瓜一樣，別人說什麼都信，就這麼展開一連串的洗腦動作，費了好一番工夫才讓她回復正常不再心驚驚。

在修行之外，我就只是兩個孩子的媽，和全天下每一個母親一樣，在意孩子們的教育和感受，每天煩惱著要給她們吃些什麼營養的東西才好，同樣地為了接送她們上下課而奔波。而且我從來沒有和孩子們談論過我的工作細節，因為命理實在是太深奧難懂，靈學對於她們來說又太恐怖，所以就只有我的

老公清楚知道我在做些什麼，從我修行之前，就經常在我睡覺被鬼壓時拯救我。他看著我從設計師變成命理師，也看著我被附身到展開修行之路，他從不干涉我要做些什麼，也沒阻止過我在家裡四處噴灑符水，只是一邊嘲笑著說我是一「兩光體質」，一邊又叮囑著我不要耍白目說破口，避免和邪靈正面交鋒。

我的老公和小孩，都過著比我還要「大眾化」的生活，小的只需要上課玩樂，老的就是負責做設計工作，不像我那麼地多元化，要幫人論命、造命、修行，有時候，還要插花幫老公一起處理設計案、做企劃。所以我經常得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。造成有時候和朋友聊天時會產生錯亂，當朋友明明只是閒聊問我問題時，我卻不自覺的用命理師的口吻和命理的特有名詞來發表我的看法，也會突然用靈學的角度和朋友說一些他們不知道的事而嚇到他們。幾次經驗下來我就開始反省自己，和朋友在一起時應該要用心和他們交談、去體會和探索他們的生活，而不是用老師的身分。如果什麼都用算的，都用命理和玄學的角度去思考，那跟朋友還有什麼好聊的呢？而且有些事情

梳著髮髻的老婆婆開始靠近我，強烈的恐懼感湧上，
我說「不要過來」，同時拿出「五雷符」對著她。

在黑壓壓的夢境當中，五雷符是黃色的，老婆婆停頓了一下，
臉色轉變像似微微發怒，然後伸出她的手，一碰，五雷符就發黑且瞬間消失了。
當下，我的信心也被擊潰，她再度露出詭譎的笑容，朝我撲壓上來，
瞬間強烈的噁心感摻雜著恐懼湧出，我渾身發毛、驚嚇地顫抖起來。

雖然從未經歷過，但我隱約懷疑自己被附身，
我的感覺都變鈍了，觸覺、嗅覺、味覺、視覺、聽覺都蒙上了一層霧，
我的感知系統全起了變化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……

曾經因為卡陰而陷於悲傷、痛苦與忿忿不平的我，現在終於明白：
人與靈都是自然的存在，人對靈界不需要害怕與恐懼。
因為只要你隨時修行，提升自己的正面能量，靈界就自然會離你遠去。

—— 蘇家綿

ISBN 978-986-6362-87-3



00280

9 789866 362873

BM0032

定價280元



橡實文化

ACORN INTERNATIONAL
PUBLISHING LTD.



大雁出版基地

www.andbooks.com.tw

建議陳列區：宗教命理／靈異／神秘／通靈